

300.24  
136  
104345

欽州志

本  
卷十二  
藝文志



欽州志卷之十二

藝文志

奏疏

條議

記

詩

賦

奏疏

啟摺附

上太子啟

甯原悌

唐諫議

臣聞事有可言者直臣所以抗議忠而見棄者志士所以太息至於竭誠事君信而獲罪懷祿輔國諂於取容二者難明取舍或異臣竊為朝廷憂之伏惟殿下孝敬純深仁明善斷有大功於天下繼

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一

元良於社稷萬姓所以拭目百寮所以清耳皆欲王化之興隆風俗之革易也頃年以來天網少紊小人趨競內難屢起方當振綱張弦之秋委才任士之日若推心得人則萬目直舉如託寄非所則百度斯廢故王者先擇良臣後能任使均明同日月無私並天地功高化洽地平天成又以為官擇人者理為人擇官者亂理亂之繇官人之職也自二月以來勅令授官吏部注擬填塞府寺滿盈臺省其優劣當作別勅放選或虛名邀功或非才僥倖日以增益布列州縣殫竭府庫侵削黎元臣誠以為漸不可長也昔晉政多門官以賄進劉毅憂



其危傳咸恐其亂武帝終而不悟卒有敗官之尤  
十數年間億兆塗炭是知古者省吏以崇化不聞  
多官以致理臣以爲懲其弊者歸乎任人者也故  
忠臣難進而易退無黨而孤立守死善道執心不  
移乃奸人之所嫉爲國家之所利近者姚元之宋  
璟居獻替之職處銓衡之地用節員位頗立繩紀  
不爲權門黷貨所拘而以平心汲引爲務於時草  
澤之賢翹足待用天下凜然復有昇平之望也臣  
觀二相爲人勵己忠肅直身鯁亮雖有微疵不受  
黜責且守正之士志節之人棄瑕錄用今其時也  
昔叔向下獄祁奚訟之猶將宥其十代以勸能者

况其身不免乎往者易之三思傾動朝政所賴東  
之二元忠戮力王室社稷殆危忠臣處朝而獲安神  
器將移賢者竭誠而必復豈非忠臣良士力哉璟  
等行事無忝今古夫安必思危理必憂亂明王之  
誠也忠臣處朝奸邪解退興邦之道也易曰雷雨  
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殿下誠能捨其無咎收彼  
衆望因主上之餘聞議朝政之臧否使並悔過令  
復舊職則舉善之美垂於無窮濫官之弊澄清匪  
日矣

原悌唐宗朝官太子洗馬先天元年上太子啟

欽定全唐文

請納安南莫登庸降疏

毛伯溫

明尙書

竊惟自古蠻彝創亂類皆桀鷲狙詐憑恃險阻勢



強則鳴張以梗化力屈則鼠竄以全身亦有稍識利害通款求附遣使致方物者雖名爲嚮化中懷叵測未有褫衣自縛哀懇求生如今日安南莫登庸者昔苗民逆命舜命徂征及來格則從而分北之謂分別種類明立界限使之有所約束以遂其生此聖王之待彞狄也伏惟皇上德符舜禹功光祖宗神武之威藏於不殺光被之化溥於無疆乃以先聲丕振而黠酋震驚一矢不遺而蠻邦底定蓋已收有苗來格之功寧可無虞廷分北之政所據莫登庸並小日耆士人等乞請內附稱藩歲領大統歷口補進節年貢物等項臣查安南自漢晉

以後雖稱內附然彞獠之俗瘴毒之氣終不同於中國大率數歲一亂亂必連結黨類攻陷殺戮又必數歲而後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年郡縣叛者相繼卒歸於彞此明驗也叅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不內以彞治彞如莫登庸有罪投降未宜輕授爵土其孫莫福海見今待命倘蒙矜宥可別與都護總管等銜如漢唐故事每年頒給大統歷日令赴鎮南關祇領所缺貢儀查照補足其欽州漸凜古森了葛金勒四崗行令照原額編入欽州版籍仍量予優恤三年以後一體糧差此所謂以彞治之者也至若黎寧雖自稱爲黎利子孫



然臣等節據諸司查勘踪跡委的難明合行雲南撫鎮等官再詳查勘果有可據別無異同聽其仍於漆馬江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俱屬管束或量與職事徑屬雲南若非黎氏子孫置而勿論如此處分庶爲曲盡但事體關係重大乞勅部會議取自聖裁以定華彝內外自是可晏然無事矣嘉靖二十年辛丑

編造竈丁疏

林希元明知州

按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鹽課共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六引零該銀三萬三千六十五兩有原額有徵者有原額無徵者洪武正統年間兩經逆寇

欽州志

卷上

藝文

四

蘇有興黃蕭養之亂竈丁消耗遺下鹽課無人辦納是謂無徵其見在竈戶遞年前煎鹽辦納鹽課是謂有徵無徵竈丁二萬八千四百零三丁共該課二萬八千四百零三引該銀一萬三千六十五兩其有徵竈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丁共該鹽課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引二百六十一觔該銀一萬四百四兩宏治五年兩廣都御史閔珪因竈丁陳球之訴差官查勘有冊籍可考無徵鹽課貽累見在竈戶加之差役繁重竈丁因之逃亡課累見在竈戶是謂續逃無徵正德四年廣東巡鹽御史鮮冕奏將見在有徵鹽課寬減二分其先續逃亡



無徵鹽課節行停徵嘉靖元年蒙恩詔蠲免五分  
竈戶頗獲蘇息嘉靖三年廣東鹽課提舉司因兩  
廣都御史督責解限遂將正德十六年以來停徵  
逃亡鹽課通行追徵竈戶家富丁多者尙可支持  
家貧丁少者窘於賠納因之逃竄竈丁又十去二  
三臣惟課從鹽出有丁則辦丁既逃亡而鹽課責  
辦於見在之丁已非國家大體且國家之財賦無  
窮得貧民萬銀之入譬猶太倉之加一粟鄧林之  
多一葉不見其增益貧民之窮徹骨復嚴責貸償  
非分之賦所謂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實見其  
艱窘矣又往時民戶蛋戶見竈戶免差皆求投入

鹽司今既差役不免仍舊逃歸本籍此項名鹽亦  
累及見在竈戶前項鹽課追徵不完以致提舉場  
官經年罰俸而邊海無知鹽民因追徵之急驚惶  
而起格鬪官胥間死罪徒罪者紛紛不絕今請將  
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原額竈丁再行清查如  
果先續逃亡遺下鹽課無人辦納卽與豁除若有  
新生續長鹽丁通行查出令補原額縱或不敷亦  
無甚相遠矣其先年投入鹽司民戶蛋戶後來逃  
歸本籍者亦與清查除豁毋致貽累竈戶臣又查  
廣東海北二提舉司鹽冊自天順六年編造至今  
六十餘年不行改造竈丁在冊已故者未與開豁



新生續長者未及收入竈戶按冊辦課或人丁百餘田業數頃者名鹽止納三四引或丁只二三家無宿菽者鹽課反四五引苦樂不均皆由冊籍不造故也臣愚請將先年鹽冊從新改造竈丁已故者通行開除新生續長者逐一清查收入及竈田舊管新收開除與民間黃冊一般編造嗣後照依黃冊十年一次更造永爲定規如此則官府按籍督課竈戶照丁辦鹽不至苦樂不均矣

奏復屯田疏

林希元

照得本州官民糧米原額二千九百二十八石六斗零除無徵停徵實在只有二千四百九十九石

欽州志

卷主

藝文

六

除解京師外發永豐倉以給本州官吏師生及官軍俸糧只得二千八十石僅供半年之食尙欠糧一千八百石例撥外州縣以足之當其遠處踰年乃至官軍欠糧每四五月以爲常記曰無三年之積則國非其國今本州無半年之積豈可以爲州哉臣始入州境陸行三日始抵州城見平原曠野高可種黍下可種稻皆爲荒野成田者十僅有二所種只水稻一種黍稷麻麥俱無而復半沒草萊禾稻十不七八詢之耕民皆不糞不耘撒種於地仰成於天然猶畝收二四石蓋其地極膏腴也數歲地方既薄則易其處又數歲而復之故熟田常



少荒田常多要皆土廣人稀之故也臣差官各處  
勘踏近城郭者則自往勘量已得拋荒田一百頃  
節蒙上司明交招人承耕給與牛種但本州僻處  
一方生意微薄少有流民其土居無糧人戶又怕  
差役甘於佃耕人田不肯承種官田以此無人耕  
種照得本州洪武年間設立屯田六十二頃坐落  
城東廂新立鄉靈山縣下東鄉等處撥欽州千戶  
所百戶二員領軍出種宣德年間始罷田歸有司  
給民耕種辦納糧差今查前項屯田民間開耕者  
固有而廢爲荒地者尙多現各處拋荒田土無數  
又不必原田之拘也但承種之人當議處爾臣按

屯田之法古今不同大要有三有因兵旅久駐欲  
省轉輸之勞而屯種者漢武帝屯田於敦煌趙充  
國屯田於湟中是也有因亂後田荒而屯種者東  
晉之簡流民屯田於江西後魏籍州郡人戶十之  
一以爲屯田是也有因軍餉不足而屯種者本朝  
撥各所衛之軍出野耕種是也本朝屯田之法今  
已廢壞軍民逃亡過半耕種之人多非本軍皆民  
承佃臣欲因今之法參用之古將勘過荒開田地  
及原廢未墾屯田招人耕種不拘軍餘客居及無  
糧人戶但願承田者悉與之人給田三十畝依欽  
州下則官田則例畝科米一斗七升一合該米五



石一斗仍撥田十畝與爲宅舍不科其稅十人爲一甲甲有頭五甲爲一屯屯有總一屯稻田一十五頃共田二十頃該米二百二十五石一屯設老人一名專理其事給田四十畝用酬其勞不徵其稅五屯之田計一百頃八十畝督責耕種徵收稅糧屯老責之甲頭甲頭責之屯丁以本州判官掌之而總督於知州無牛種者給與牛種今查得荒田一百頃八十畝可作五屯歲可得糧一千二百七十五石已招得軍餘朱鏞馮寧等六十人客居廖達章科詔等六十人尙欠八十人方足四屯之田查得本州額設民快一百八十名除守庫守監

守城追捕巡捕一百名可撥八十名於附近辛立二鄉屯種以足四屯之數令春夏在田耕種秋成之後赴州操練及春復歸田耕種尙田一屯缺人耕種臣查得欽州千戶所歲撥軍六百名分上下班出海巡哨常在孟埭海口駐劄下班之軍月辦銀三錢以備該所公用臣欲於附近孟埭茶山木隆等處撥田二十頃令二軍朋種田一分隨班上下更迭耕種軍一百名可耕田五十分以足一屯督耕徵糧俱如民屯之法主之備倭官本州亦得督責之一軍月減米五斗軍一百名月減米五十石歲減米六百石屯糧減米二者通計一年可得



糧一千八百七十五石如此則不待取撥於外官  
軍之食可足矣以軍餘客居無糧人戶屯田卽東  
晉簡流民屯田於江西後魏籍州郡人戶十之一  
以屯田之遺意也以民快屯田卽唐府兵無事則  
耕有事則戰之遺意也以哨軍屯田卽漢人屯田  
敦煌湟中且耕且戰之遺意也愚臣之法似若可  
行然此法也軍餘客戶則利軍官糧戶則不利民  
快則利哨軍則不利何也各處荒田數多軍餘客  
戶欲種而不得一與之田人皆樂受故利軍官弗  
得餘丁差使糧戶不得多占荒田更易耕種故不  
利民快苦於雜差種田可以自逸而租易輸故利

哨軍習於安逸今使耕田而又減糧故不利知其  
利害不爲所攜則法行矣如蒙允臣所奏乞勅該  
部行撫按衙門詳議舉行則轉輸可免軍餉可足  
一州之幸也

請停沿邊種竹改設汛防摺

國朝楊應琚總督

竊照廣東廉州府屬之欽州自西南之思勒汛至  
松柏隘計程三十里又自松柏隘之竹山村歷羅  
浮崗至東興街汛亦計程三十里均與安南壤地  
相接民番雜沓巡緝宜嚴乾隆七年前署督臣策  
楞奏請將欽州與安南接壤之竹山村東興街各  
設柵欄一座又自竹山村至東興街沿邊三十里



栽種筍竹以爲籬籬復請於松柏隘羅浮崗各設  
柵欄一座種竹六千一百七十株造冊咨部核銷  
在案在當日定議原爲慎重邊防起見惟是中外  
民番聯界之處防閑固需嚴密而處置尤貴合宜  
察緝固應周詳而辦理須有實濟茲臣自抵任後  
體察該地情形大都皆係潮鹹砂磧之區筍竹未  
能生發往往隨種隨枯而遞年補栽邊民亦以爲  
苦上年三四月間因筍竹開花所種之竹百無一  
活其原設柵欄亦因沿厯多年風雨剝蝕現俱朽  
壞無存伏思種竹建柵如果有益於邊防自未便  
因循而中止無如該處沿邊一帶壤地相錯非有

關隘可守截然中外之防而自竹山村至東興街  
內有海汊數處未能一律種竹當潮長之時尙隔  
一水潮退之後仍爲往來陸路且思勒汎西南有  
潭鱗溪一道過溪之後卽屬安南江坪地方內地  
官民往來須經由番地三十里始抵松栢隘與竹  
山村再三十里方至東興故雖竹山東興等處筍  
竹櫛比成林而犬牙交錯隨地可通中外界限究  
難分晰查廣西種竹爲界曾奉

諭旨嚴飭今欽州邊界種竹已無成效柵欄又難經久  
與其頻年補種增修徒事虛糜自不若於扼要處  
所改設汛防之爲妥便也今臣飭行廉州府知府



周碩勳龍門營副將陳汝鍵親詣其地逐加履勘自思勒汎至東興街之六十里中間並無汎防聲援未免遙隔查從前安設柵欄之松柏隘羅浮崗均爲民番所由之總路應請將此二處改柵欄爲墩汎每汎安兵十五名踞要巡防俾與思勒東興二汎上下聲勢聯絡較之建柵種竹殊有實濟如蒙

聖恩俞允容臣飭令該地方官將應建墜房另行確估報部至思勒一汎緊接安南江坪地方而江坪之天朝街內外貿易民人錯居雜處皆須經由思勒始抵江坪故思勒實爲內地出入之門戶從前原

設兵丁十七名不敷查緝並請添撥兵丁五名共兵廿二名以備巡防該處汎房寬展毋庸添建其應撥兵丁查東興街汎現存原額暨貼防兵共一百四十九名兵額尙覺有餘今松柏隘羅浮崗各應撥兵十五名思勒汎應添兵五名均請於東興街兵丁內抽撥仍歸東興街汎弁管轄俾得就近調遣以資策應則鎮靜合宜事可經久矣

請改文武官邊俸摺

楊應琚

竊照廣東廉州府屬之欽州境處極邊山海交錯西連西粵南接安南乃全省西南之門戶顧山多則瘴嵐時作濱海則濕熱常凝每至春夏之間熏



煇騰鬱最易傷人而官斯土者或駐劄州城或分防邊隘要之皆非水土平善之區故近年該處文武員弁染病身故者至二十員人皆視爲畏途情亦深堪憫惻伏查廣西省南寧太平鎮安三府屬凡與安南接壤之正印佐雜暨武職等官均列爲沿邊烟瘴要缺按照等次定以三年五年報滿候陞又廣東省烟瘴邊缺亦分別等次其瓊州府屬崖感昌陵四州縣水土最爲惡劣正佐教雜等缺定爲二年半報滿崖州營叅將守備定爲二年報滿均調回內地陞甲詹州萬州烟瘴少輕該二營遊守定爲五年報滿保題在本任候陞迨乾隆十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三

九年復蒙

皇上特沛

恩綸將詹萬二州知州教雜等官亦照武員之例准其五年報滿仍選員前往接任交代令俸滿之員回至內地

題咨陞用凡在瘴地勞員靡不感激思奮今欽州毗連廣西與南太鎮三府屬沿邊一帶同爲接壤安南烟瘴地方且廣東瓊廉二屬皆號瘴鄉廉屬欽州與瓊屬崖感昌陵四州縣暨詹萬二州情形無異再查廉屬合浦縣之珠場司巡檢僻處萬山水土惡瘴交乘靈山縣之西鄉司巡檢僻處萬山水土惡



毒歷任各官每多染瘴身故均宜酌議優恤以示  
矜全臣等仰體

皇上軫念邊員至意合無懇請  
聖恩特降

諭旨將欽州知州暨佐雜敎職遊擊守備等官與合浦  
縣珠場司巡檢靈山縣西鄉司巡檢均照廣西沿  
邊各缺暨廣東儋萬二州之例一體以烟瘴要缺  
註冊定爲五年報滿文員調回內地陞用武員令  
在本任候陞至千把總多由本地之人拔補水土  
素爲服習應仍循其舊無庸更張如此庶瘴地勞  
員均沾一視之

欽州志

卷上

藝文

三

仁咸有安全之慶益必感戴

天恩力圖報效矣乾隆二十年九月初六日

變糶龍門倉穀疏

國朝 阮元 總督

竊照欽州管轄龍門地方孤懸海島兵民雜處每  
遇青黃不接買運米石維艱乾隆九年經前撫臣  
題准部覆將廉州府倉並欽州合浦靈山三州縣倉  
內共撥穀一萬石運赴龍門建倉收貯卽責成駐  
劄龍門之廉防同知專司借糶買補事宜嘉慶四  
年以前歷皆有詳報借糶此後並不出陳易新查  
其久未出易之故緣龍門協各兵口糧向有附近  
州縣征收折色解給買價實有不敷而龍門倉雖



按年借糶不能按月支給兵食於嘉慶三年經龍門協副將謝恩詔稟明前督臣將各兵出洋口糧銀四千六百餘兩另造營倉買貯穀石共用買穀價銀四千兩建倉銀九百九十兩零前項口糧銀兩尙有不足經前督臣飭司在外籌款撥給由龍門協督率左右二營都守自行經營隨支隨買轉輸歷二十年兵丁甚爲稱便而居民亦不過買食升斗之需毋庸倉穀接濟歷久陳積皆由於此臣查海島地氣炎潮倉穀最易霉變且同知並無碾放兵糧及支給囚糧等事與州縣經營倉廩隨時皆有支放者不同今存倉之穀已積至二十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十四

年之久已有霉朽現據藩司飛飭廉州府確切碾視陸續變糶如將來碾有朽折不足七錢一石之數卽當著落不早籌辦之歷任同知分賠足數至該同知經管龍門倉穀原爲預備兵民借糶之用既無需廳倉接濟自應

奏請裁撤變糶未便再事因循茲據司道具請前來理合恭摺具

奏如蒙

俞允卽將穀價全解司庫報部候撥免致日久虧挪滋弊伏乞

皇上睿鑒再嘉慶三年龍門協建倉買穀係由營經營



隨時收支以糧價之低昂定穀數之多寡並無一定額貯之穀是以並未報部合併陳明謹

奏嘉慶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

條議

廣鹽課議

張應宿明知州

昔漢之七國吳以煮海獨富強名山大川總爲利藪欽廉之境瀕海者半而欽州之海濱曾無一竈煮鹽且州境西與北接壤西粵其食鹽靡不仰給於廉其鹽船靡不取道於欽查得郡之鹽商其子母之貲僅以十計卽百金者尠與長蘆淮陽擅貲鉅萬者天淵也而視長蘆淮陽其利更饒更速不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五

兩月可子母全收不必遠募商而中鹽者可輻輳獨其額課歸公家者什一而旁落者什五費用之孔多侵漁之手累克邊餉者幾何而入私橐者盈溢蓋瘠下而上不肥天地自然之利國家竟不得盡賴其用也竊謂合浦之白皮等處瀕海欽亦瀕海邊海卽可產鹽欽亦何獨不可產鹽計民力農隙儘多暇時計道里商運更爲便易若無論其是否土著是否竈丁令得沿海增竈儘力烹煮山野多薪不必如浙之計丁分草場也閩廣多商不必如淮陽長蘆之盡大商巨賈也隨到隨中隨掣隨放不必淹滯停留廢時曠日也若然則斥鹵可盡



爲桑田而額課足仰裨軍餉以欽之利供欽之費以欽之餉餉欽之兵不加賦而可加兵固善術也不特此今鹽商自廉而至欽例先輸課於府旋又輸於州以額外夾帶者多而懼盤問又私輸於長墩司經幾多胥吏費幾多需索守幾多時日故官課一而私課三總之課也總之克餉也何不併歸一處照條鞭一體投櫃可省加耗之半應解者解應支銷者支銷在州猶在府也誠使裝載於斯投納於斯秤掣於斯不踰日隨可放行便商者多矣若此則於舊額之外量增以益餉彼亦樂從也所裨於國家經費豈淺鮮哉言利不稱善政然不病民不病商第於公私上下間塞旁漏之孔而哀多益寡無亦彼此兩利乎舍鹽與屯而欲求加兵加餉是道旁之築舍終爲說鈴畫餅而已此必不得之數也

撫剿趙狼議

李五美

明知州

看得逆狼趙永烈小醜匪茹躡入內地本院道神武不殺曲予生機卑職於五月二十二日奉檄往撫遂使懷我好音還我把總賴鏡其母黃氏陳情待罪則撫之說似可行矣然退舍聽命徒具空文擄婦掠村仍行劫事卑職終不敢信爲可撫也猛獸弭耳意在得肉逆狼卑詞意在畀地土田旣畀



根蒂漸深蠶食鷓張不奪不饜誠恐數年之後四  
崗之民不爲肉而供其俎必爲魚而馮於淵語曰  
養癰必潰養虎必噬又曰兩葉不剪將尋斧柯逆  
狼之謂也且逆狼亦豈有險阻可憑應援可倚足  
以難吾哉五畝之窠男婦襍處計不過五六百人  
止耳任戈已寡待哺已繁叢茅登竈順風燎枯可  
焚而走西糴旣絕村掠亦窮可饑而走營丁崗勇  
益以外徵倍兵攻之四圍擊之可破而走凡皆足  
以制逆狼死命而今恐其未必然者何因巴來一  
出而能擒把總戕隊長奪煩鏡也夫巴來劄營之  
役守備雖指授各把惟謹而各把悠悠忽忽率未

飯之卒未藥之鏡踉蹌以往逆狼望見纔以五六  
人迎敵而各把哨棄甲曳兵矣鄭把總及一隊長  
後殿隊長戕死鄭總創重被擒煩鏡遺於地直拾  
之耳豈逆狼能哉迨總擒且羈而我師曰總自投  
非戰之罪逆狼因亦曰總自投非擒之罪如是而  
爲兵寡者咎耶非兵寡者咎耶卑職非敢謂請兵  
爲必可已也但以爲宜先求我兵之用而後可徐  
議外兵之徵試問我師有知金鼓旌旗爲何用者  
乎坐作進退爲何法者乎有甲不朽戈不鈍者乎  
呼之不前走則恐後昔猶以五十步笑百步今且  
以百步笑五十步矣何也後至反顧之誅不行而



奔北敗軍之恥盡喪也此雖韓白百萬之兵何益於事爲今之計似宜嚴善守將予以令旗使之日訓練如古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之法而又嚴刑以威之聖甲利械以衛之衛周則膽壯威立則命行以此治兵少少既精以此請兵多多益善蓋平居有投石超距之能遇敵自無風聲鶴唳之恐而後逆狼之死命可立制也不寧惟是時聞黎莫交構震鄰可虞藉此整頓一番既已永杜逆狼後患抑足豫消意外彘心四崗之士若民可長爲封疆有卑職爲此除買穀運米委候缺倉巡更替轉輸崗勇兵民委聽用總哨教習訓練外如

芻議可採伏乞嚴檄守備把總一體遵行嚴報功實毋使虛度居諸優游養寇受潰噬之傷煩斧柯之用地方幸甚至於揀選將官憲臺自有衡鑒非卑職所敢知若夫軍器火藥支動官銀委一能幹哨官督理之有餘矣

請設龍門協營議

國朝

馬世祿

知州

竊照龍門當欽州咽喉爲高雷廉瓊門戶最爲要害故明安船設兵甚爲得法我

清定鼎以來廉欽於順治十三年始入版圖彼時地方初定營寨廢弛至康熙元年遷界改廉州珠場寨爲乾體水師營嗣康熙八年展界雖乾體水師營



增船增兵但船泊內港既非扼要即爲失計且置  
欽州沿海西鹽白皮等場於戶外不能相顧所以  
三十餘年間海寇鄧耀揚二等攻城掠野蹂躪四  
郡荼毒不堪實由未得險要以爲守耳

卑職

等守

欽數載洞識情形先於捕剿龍門時即詳請設兵  
善後一爲逆渠未殲龍門爲必守要區請圖善後  
之策等事一爲捕逆復聚狂逞乞亟剿除以安黎  
庶事一爲龍門爲必守要區懇乘舟師剿蕩之時  
亟圖善後以奠海疆事而新會遊擊梁斌統船剿  
賊親歷其地亦有龍門兩經掃蕩宜設善後兵營  
以永固邊疆事與

卑職

等前後所詳不謀而合蓋

龍門內有七十二逕逕相通且與交趾接壤賊  
艘易於出沒邊海愚民多爲煽惑烏合蟻附變亂  
不常實爲腹心大患若龍門設兵則賊無窠穴可  
據自難糾聚夥黨即內地亦不煩重兵若爲久遠  
之計再於水營牙山分船佈守犄角相應扼其咽喉  
手足自僵理勢有必然者或即以乾體之兵酌  
量移駐是兵不添設餉不加增俸高雷廉瓊沿邊  
之民無憂劫掠煎鹽捕魚均享樂利荒土可闢國  
賦可寬矣故守乾體不若守龍門尤爲得利倘云  
龍門屹峙島嶼似在界外其實州志原稱龍門江  
與大海不同况緊對牙山尙在牙山之內故明設



營自是謀深慮遠矧今潮州達濠業經

題設副將而廣州府虎頭門至今設守不可比類而推歟古人衣袂之警安不忘危今議守龍門不特可消海寇目前之萌孽併可息交趾將來睥睨之端矣

撤東興街戍兵議

國朝周碩勳知府

查欽州沿邊重地龍門爲第一重門戶駐有水師重兵防城爲第二重門戶思勒爲第三重門戶若東興一隅夾入夷界民戶不滿二十家與其守東興不如守思勒與其守思勒不如守防城此形勢之大較也茲往返確勘由思勒至東興計程六十

里附近思勒之南有溪名潭鱗溪有小橋過橋悉屬夷地假道於夷三十里抵松柏隘又係內地再三十里方抵東興今注全力以守東興然則此三十里之夷地爲一大空缺又將誰守乎如謂東興貼近古森河河西緊接安南萬寧州界宜設重兵固也但古森河迤北百有餘里經漸凜崗又百有餘里直接安南之遷隆州俱以帶水爲華夷分界二百餘里僅設漸凜一汛安兵十名何獨東興需此戍兵數百耶伏睹

國朝德威遠播洵中外一家遐稽宋明交趾常爲邊患設扼古森上游塞松柏隘口則東興一掌之地



北逼崇山南臨大海數百官兵外無援內無恃正  
犯兵家之所忌邊境之似此者不獨東興一處竊  
恐戍兵之不勝設也至防城在欽州西南居龍島  
右腋爲八峒咽喉內港直通外洋陸路抵欽州城  
一百四十里水路一百里若從防城馳騁揚帆而  
來旦夕直臨城下實爲扼要原駐欽營守備一員  
康熙二十三年

題設龍協卽撥左營守備配兵一百五十一名駐防  
其地東興街於雍正年間撥兵五十名以千總領  
之已足有備無患至乾隆四年安南賊匪兆曉作  
亂欲與該國江坪土目爲難按江坪形勢前臨大

海爲沙線包絡潮水一退賊船卽不能入必由外  
洋進古森河口從東興街陸路抵江坪僅六十里  
所謂東興街爲江坪後門是也維時上目潘宏曜  
懼賊從東興來以攻江坪副將謝雲請增兵四百  
零二名將防城守備移駐東興而江坪得以安堵  
此土人有官兵爲江坪看守後門之說所由來也  
第官兵止有此數若爲江坪看守後門計則東興  
街所增之兵似不必撤若爲欽州要隘計則防城  
重於東興盡人而知之也伏思原設東興街兵四  
百零二名除乾隆十二年已撤一半外尙存兵二  
百零一名內除東興汛千總一員額兵五十名北



崙汛把總一員額兵二十五名思勒汛外委一員  
額兵一十七名漸凜汛額兵十名共兵一百零二  
名均照舊毋庸議撤其餘九十九名自應全數撤  
回各汛以符舊制但相沿已久請於九十九名內  
再留三十名於東興合之額兵五十名共八十名  
不爲單弱尙兵六十九名前請東興沿邊停種蘊  
竹案內擬於松柏隘口添設一汛撥兵一十五名  
其思勒汛密邇江坪擬將州判移駐思勒亦請於  
此內添撥兵五名合之額兵一十七名共二十二  
名稍壯聲援又署牧粟榮訓請於大棗墟添設一  
汛亦擬於此內撥兵一十五名容俟分案具詳尙

兵三十四名查防城原額步戰守兵一百五十一  
名配艍船一隻拖風船二隻快馬船一隻兼以陸  
路操防在在緊要請將此三十四名撥歸防城合  
之現兵六十六名共一百名庶可供配駕巡防之  
用再左營守備統轄一十四汛又現議添松柏大  
棗二汛共一十六汛內山外海幅幘遼濶夷獯襍  
處全賴守備一員往來策應若令其株守東興偏  
僻之處致首尾不能相應甚非所以重邊防請將  
守備撤回防城彈壓要地已上各事宜文武會商  
意見相同擬合備悉議覆統祈察核乾隆二十年



記

欽州學記

淳熙四年

張

栻

宋儒

安陽岳侯霖為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州之學悉易故之卑陋廟堂齋廡次第一新俾來謁記久未暇也又明年其學之教授周去非秩滿道桂復以侯意來請且曰欽之為邦僻在海隅地近夷而俗尚利逢掖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庶幾或有起也栻於是仰而嘆曰夫所為建學者固敬其士之眾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決科肩摩袂屬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三

殆未然也夫寡國鮮士亦何足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焉其成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所以成材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鮮也然其間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曷以昭之無以達之曷以通之為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迪以明夫小論之教聖賢之言行薰濡之以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其實之美者能不有以感發乎其所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為學之功而又以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之方豈不庶幾矣乎異時人材成就風俗淳美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於學以俟



天涯亭記

洪武五年

陶九疇

明僉事

余總角讀書侍祖父宦遊惟浙江省府州縣而已  
每聞天涯海角之名洪武五年自廣東分巡德慶  
等處按至廉州府果有海角亭一所按至欽州果  
有天涯亭一所初在城外古渡口因燬遷東門子  
城之上遙望交趾在隱約有無縹緲間歲久風雨  
震陵已傾圯矣同知郭備喜相已俸擇吉於本年  
六月初九日鼎新造建天涯亭於上就立圓通海  
會閣宇壯觀是邦余以黠視公廨得日其景概焉  
鼻祖宋郡守商翁陶公嘗作詩以羨其景矣想夫  
春融氣和二水潏潏無濤無波一碧萬頃可遊可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一

飄印金蟾之出沒浴扶桑之晨曦躍錦鱗於別浦  
散野鷺於平沙登斯亭也則有柳景懷人洞視八  
荒者矣赤帝掌命流金礫石清風徐來水色如練  
爽氣襲人午不知暑登斯亭也則有恍若出丹熱  
之室而入清涼之國者矣天氣高清算暑退人爽烟  
收雲歛長天一色潮落高岍日過疎林登斯亭也  
則有懷鄉思里淒淒切切者矣金波炫瑞珠光呈  
祥青山滴翠茅屋成瑤翫水晶域觀琉璃城登斯  
亭也則有愛國忠君雪心澤民皎皎潔潔者矣此  
則天涯之四時也至若滿帆搖川蟹戶歸浦市聲  
雜遠人爭渡也截岸撐危三羅峙山也三石鼎峙中



流柱也十里清香西湖蓮也風聲號怒錢巖木也  
銀蛇揚輝月巖光也奇風倚岸龜巖覆也自野香  
使光至五湖三石湖月以亭名者殆十餘焉其境  
之清奇幽雅僻隱之處難以悉數余自天台至欽  
修途整一萬餘里愁悶逼塞又奉王事謹嚴實無  
心及此因祖商翁公魏功峻績炳炳尙存有天涯  
詩集耆老暨同知郭儁縣丞蕭文請並勒石遂爲  
之記卽非得志悅懌優游流連於光景也

修欽州堂記

嘉靖十七年

倫以訓

明祭酒

欽於廉爲支郡自京師至於我廣會城萬里而遙  
自廣而西至於廉千里而遙又西百四十里乃爲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三

欽南距滇西逼交趾其川途視古要荒其民俗雜  
彝其吏治悞以偷百務傾圯莫或釐振次崖林侯  
來守州日夜撫循其民興革其利病民咸言州堂  
敝且盡宜時改建侯曰俞哉州故事力綿費促侯  
約已節贏隨事均贍先行視學官遷諸宏壇作廟  
祠堂齋至於庫厨門咸備顧瞻州堂曰猶堪蔽吾  
風雨也倅無衙居吏無子舍奚以夙夜在公命成  
之又曰社學以訓民也儀門鼓樓以肅眾也陰陽  
醫學旌善申明亭以存教也舖舍橋樑以利濟也  
囚獄養濟院尤城民所急又命成之既乃於州堂  
規其兩楹正堂五之川堂後堂各三之兩房庫儀



杖庫吏目廳皆如川堂之數深廣各倍舊制嚴商  
稅之隱匿者沒以供工欽產多良材而民習構竹  
巢居侯教之版築禦火與濕民未卽從令罰其尤  
不率者以益工自嘉靖戊戌季冬州堂經始越春  
夏季秋告成費白金僅七鎰州民爭走瞻賀歸而  
視其家則亦百堵堅完彌望矣而州守之衙居乃  
未始有經畫焉民再以言於侯侯笑而不應州倅  
朱君浙謂其民曰侯自有廣居爾何知侯昔爲督  
學憲臣於茲寓宇宮墻侯之所矩矱也入爲天子  
之九卿明堂几筵侯之所在署也侯且不彼寧宇  
翩然而來若海之濱是孰宇宙之而奚有於茲堂  
乎政本既尊壯觀有赫嘉與爾民相協厥居斯已  
矣海氓竭竭崇堂讞決爾將以是爲不朽名爾之  
見則然吾當爲然爾謀記必於倫子侯同年也倫  
子聞而是之曰侯之所存與侯之所自存孰能涯  
涘之存侯於欽則斯堂也不可以不記云耳

思文社學記

林希元明知州

昔先王之治天下爲之農桑衣食以養其民又設  
庠序學校以教之蓋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  
禽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乃中國所以  
異於夷狄人類所以異於禽獸者也古者旣富而  
教皆所以明人倫也三代遠王道衰後世建學立



教其名雖同其實則遠我朝酌古爲治自府州縣以至方隅里巷莫不有學在府州縣曰儒學俾成人有德也在方隅里巷曰社學俾小子有造也社學以端蒙養儒學主於明經修行而以其責付郡縣又命憲臣董之三年大比選其賢者貢於朝益社學與儒學並重而社學實爲儒學之基歷時既久漸失其真學於社學者期於知文墨記名數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則渺乎其未之聞學於儒學者彙括經言議擬題意以迎合主司掇科第而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亦格格不相入矣嗚呼鄉無善俗則國無端人事有

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余以墾田未稅者輸之社學各二十畝社學十八所共田三百六十畝墾田前官所鬻市肆一十七區與新建市肆一十五區歲收其田之所入以爲社學費

陸眼那架營記

林希元

欽州邊郡也其地西接廣右四峒狼蠻不時剽掠民蕃之每歲秋民各荷擔攜孳驅牛羊屏廬舍逃之山谷以避寇十戶五亡生意索如余歎曰此方之害未除控制之未得其宜也乃訪盜賊出入所由之路爲防禦計使人圖其山川道途遠近險易關之永樂一鄉距州西二百里接連廣西以八尺



江爲界江之南屬欽州渡江而北二十里爲宣化縣遷隆寨遷隆之西八里爲華陽洞華陽之北十里爲水口峒水口之西十五里爲吳峒吳峒之西二十里爲武藜峒四峒之寇水口最橫吳峒次之華陽次之武藜又次之賊越遷隆而東則由那架山轉掠而西由陸眼村以歸越遷隆而西則由陸眼村轉掠而東由那架以歸陸眼那架實賊之門戶出入必經之路乃於陸眼那架各立營以守上其狀於當路余曰必待報而舉則緩不及矣乃命管界司巡檢宋守才先營之編民爲保伍俾各自爲守分班上下晝夜惟嚴是歲賊果不至丁酉戊

戌間賊寇廣西去吾邊二里許竟不入邊民知室家之樂於今三年矣己亥之秋予秩滿當去歎曰余去欽而賊復劇余何忍乃卽前議而申改之置軍三十名守防城分二十名守那蘇以舊上扶隆營之軍二十名守陸眼而以那架付廣西官軍守之統於陸眼營百戶憲使兵備道實成予議因舊址建營越二月而竣故記之

征南碑記

嘉靖二十年

田汝成

明提學道

皇帝承運文敷武謚宇內熙皞百靈薦祉元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論四裔乃坐明堂朝羣辟按圖數貢至於交南曰茲邦不庭二十有餘稔豈其



叛哉曷往詰之禮官肅將瀕行會有連臣詭辭而  
控曰臣南裔黎氏之嫡允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  
登庸者實篡黎宗逐臣草莽惟陛下憐察皇帝若  
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廼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  
安遠侯柳公珣經畧邊務以需大舉蔡公簡委賢  
豪參謀畫策而左參政翁君萬達實總其凡廼圖  
山川發間諜探要領時芻粟礪矛鎬選偏裨練卒  
乘義問昭乎日星威靈抗乎風霆交人聞之大懼  
登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  
微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削芟草竊僅有寧宇黎氏  
天絕屬纊之晨倉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

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  
周章索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  
是不共天朝也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氏使不保也  
臣不得已苟從彝俗護命五年而犬馬之齒耄矣  
復以屬臣之子十一年再嘗遣使款關而關令嚴  
不敢磨方物做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旦  
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黎氏不請而屬臣臣又  
不請而屬臣之子死罪死罪復更何言第黎氏忽  
亡而國人謬擁避跡無所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  
簿錄之登獻闕下事聞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挾詐  
以緩我師其往覈之廼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節



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統提諸軍勅曰聽以軍往  
違卽征之毛公蔡公協志同心以作義勇乃勒兩  
粵勁士分爲三軍副總兵張君經將中軍翁君萬  
達監之叅將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宗古監之  
都指揮白君汝將右軍僉事李君文鳳監之勒滇  
南勁士分爲三軍都指揮胡君紹將中軍副使鮑  
君象賢監之都指揮方君策將左軍副使鄭君驩  
監之都指揮王君立將右軍副使張君綱監之而  
幕府遂移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焉於是八蠻五  
獠侮食左言之長吳鈞越棘狼羆烏章之士伐牡  
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嶽從從脈列蝟合箕

張翼舒闐駢乎桂海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  
使疊跡轅門撫襟衷慄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  
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於  
斯乃見惻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乃啓鎮南之關  
奠龍輿抗黃幄陳兵森扈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  
頸稽顙稱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罔豕陛下不發  
乘輅曳尺纏牽而封之懸首葦街以昭誠不諛是  
陛下以不忍羣黎之故而宥微臣微臣幸藉羣黎  
以延殘喘臣聞命以來魂魄飄喪悞悞荒懇又不  
足以感格皇乾重煩訊使詰責誠僞死罪死罪復  
更何言臣今共順之情齎觶之狀繪圖不足以爲



獻割心不能以言明惟陛下哀之臣率土編民也  
戮之惟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  
蟻蟻宥之故穴亦惟命謹以黎氏所侵四尚之地  
先朝所賜金印遣從子文明表獻臣昧死言不勝  
隕越轅門僉議以爲其辭順其儀恭其衷無僞違  
即征之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爲之解組  
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  
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愛  
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眾叛親攜馴至  
天絕莫氏宣力此方安堵朕亦嘉之其革王爵易  
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其  
王命詔至諸軍解嚴南土歡呼效風馳鼎沸矣是役  
也君子以爲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歸地  
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方物以明  
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世  
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成以藩僚分守左江  
悉厥顛末昔愍其勞而今欣其靖也廼述而銘之  
曰粵有交州最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荒外嬴秦  
畧遠廼闢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紜土  
酋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邊慮大明受祚陳氏奉寶  
皇祖嘉之俾乃舊封季犛賊逆毒蔓雕題文皇征  
之掎戮鯨鯢索允於陳絕不可得廼建省垣約以



繩墨黎利再叛詐擁陳後宣廟慈宏包荒四宥錫  
爵給印樹爲藩封三葉而墮遂覆厥宗莫氏承之  
諸彝鷹懷不請而禪於義則乖皇帝赫怒渙號徵  
師如雷如電岳峙海馳緯武經文維兩司馬矯矯  
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既嚴既明翊用翁君廉  
信以匡鏞敦義勇鷹搏虎奔朱整日麗元甲雲屯  
藉令戡之倏如畦耨載鞠載詢蓄武不究交人聞  
之喙喙嗶嗶傾窠舉落俯愬仰干蓬跣繫組蛾伏  
而進順效牽羊請同昇櫬匪寇匪篡庶幾有辭皇  
帝憐之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昇世官比於內吏  
輯我龍編交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婦子築我室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三

廬赫赫天威聯隄而在濊濊天恩含哺以戴如春  
之育如海之容訓爾子孫惟王之供虞格苗民淹  
於七旬交人來款曾不浹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  
宰割交州曾不遺鋤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銅  
柱又何足云

平南碑記

嘉靖戊申

黃

佐

明祭酒

聖皇二十七祀歐陽公涖百粵而蘇其民既乃戢  
兵遠近咸有寧宇甫踰募克有戎勲先是安南內  
亂其族曰莫正中帥眾來奔居無何逆黨范子儀  
謀挾之以爭立煽誘其海東諸蠻蝟合豕突擾我  
欽州僂官掠地奪貨圍城恣厥矯虔邊鄙其聳公



至聞變亟圖之乃與總戎平江伯陳公議曰制勝之道務在萬全欽接蠻壤無山海限隔我兵潛度當犁其巢彼以舟爲長技不先破之而深入其阻則主客之勢既弗相當水陸之行又弗相及其何以取全勝未戰而奠惟形是度敵在吾目中矣於是密速海道副使黃君光昇躬募東莞新會戈船百有六十艘器械餼糧胥飭以備已於事而竣乃選習水戰之將以都指揮俞大猷董之環集甲士務飽而嬉已於事而竣乃行叅政沈君應龍分守叅議方君民悅暨廉守胡鰲相與襄之密機事戒輕進嚴烽堠盛間謀比次其艘授以成奠已於事

而竣乃僉謀以大艘泊冠頭嶺之澗以伺其來賊果至龍門港跳梁諸村如公所度云乃僉謀都帥移戈船泊鳳凰江以扼其必出之衝遇賊兵逆戰大敗之俘斬奔潰隻舟莫返公聞捷又度其勢必危渙而易流患也卽申命都帥督水陸兵徑擣其春蘭之穴以殲渠魁將士賈勇先登獲其醜幾三百人斬馘千級其餘俘獲不可勝計稽諸前政成功之竒速未有若是之烈也夫用兵之法一日形二曰氣三曰威四曰竒湟灘之師以形勝也浪泊之戰以氣隨也南中之擒以威讐也山越之擣以竒破也伏波諸葛之神畧公實兼之故能度其形



而措勝養其土而氣銳奪其港而申威覆其穴而  
出竒華彞清謚喜氣磅礴於是胡守銘之堅石子  
序而頌曰雷爲戈兮日爲蓋肅旌燿兮耀炎海操  
天戈兮靖氛雷襲竄誅兮光帝載震萬世兮道無  
外

重建元帝觀記

禰芳明訓導

明則刑賞遏惡揚善幽則鬼神禍福善致庵王  
大夫之蒞欽刑賞無私業與鬼神符故善善相感  
鬼神亦以福欽瘴海炎風而疫癘熄黎侵莫擾而  
坊廓寧泮魃頻仍而稻穀裕固佑助於冥冥實感  
召於昭昭如牲血一告都虜隨滅文檄一告宋氏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三

隨安概可觀矣以故感而修元帝之觀也夫觀之  
建其來舊矣邇者歲遠廢弛宇荒垣圯汗穢逼集  
不潔不肅既非所以妥神亦非所以昭禍福示懲  
勸也大夫於是召眾醵金聚材鳩工飾宇祠繪神  
像旁有兩廡前有拜亭亭外有坊坊外有閣閣外  
有觀門及兩掖門於是入廟將祀者觀廟貌之巍  
峩肅然而生敬心凜然而生畏心敬且畏則善心  
生生一善心則生一福田福澤生則善善勸蘇子  
稱史官助刑賞之不及予亦謂鬼神助勸懲之不  
及也先是約吾王使君始其意我培宋判君始其  
事至我大夫程功就緒立田以祀觀感者隨效焉



大夫王姓性名字子善別號致庵西蜀通江人也  
時萬曆二十八年庚子

築防城堡記

萬曆三十四年

梁調元

州人

欽於廣爲最偏郡西接交趾而南爲巨滇自州西南行若干里而爲埤崙其又十里爲防城漢新息侯所爲標銅柱以界華彝者也州治據其上游四崗處其西偏是爲欽唇齒之地異時商賈繁集畝棲野被葢稱交廣間一小都會焉天不弔百姓數年來黃錫都勇輩嘯聚鷓鴣張以怒我疆場則貼浪時羅之間靡然騷動澤葵依井荒葛罨塗大可悲矣當事者豈不赫然謂小醜何爲者而敢奮其螳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三

臂小入輒小利大人輒大利乎毋寧剪滅此而後朝食無不可者葢赤白之囊未及達而賊且下咽矣我往而彼逃我歸而彼聚是又安可如何故談新息之業於今日不啻難也甲辰歲兵使者伍公葢議城防城云而以賚捧去未果其明年海上復有警則副總戎秣陵楊公應春以兵至賊遁師還乃籌所以久安欽者而建堡一則適符伍公會伍公復來遂決策行之言於制府下府州議合旣得費乃相地庀工蔡日經始諸任事者各以其所畫地分功版築間因石於山因灰於石因力役於各營之兵與鄉夫之募畚者鍤者杵者埏植者甃砌



者肩相摩也又人相勸矣州守張公應宿曰於乎  
欽自數年來無歲不有疆場之役卽向言蕩焚劫  
掠其芻餉供億當亦不下數千金雖隆城於天疑  
無不啻一堡而卒未有議及此者豈不以慮始之  
難也乎哉夫不勞不逸不勤不寧則自古記之善  
乎伍公之所稱建堡諸利若列眉矣有堡則巨鎮  
屹如而藩籬以壯有堡則守禦有備而資財以集  
有堡則荒蕪之田可耕有堡則四崗之營有應援  
而鰲頭之營可撤以省添兵修船之費夫捐一二  
千無碍之帑藏而垂數百世不拔之邊防說以先  
民民忘其勞不詠靡盬不謳澤叫守土之吏得受

成畫以無煩簡書以喜與爾父老子弟鋤桑麻之  
影也不亦休哉以方新息之銅柱其爲功之可大  
可久何多讓矣伍公名袁萃直隸長洲人是役也  
朔議決策則伍公楊公問誰稽覈則主府事者黃  
岡涂公巍問誰考成則繼伍公者漳郡林公梓其  
以不時督勸身與經始落成則張公實効勩焉若  
黨萬戶宏謨則專董工程周州倅希召尙所目文  
端皆拮据襄事法以得併書城之廣袤另記碑陰工  
始於丙午首夏之一日越丁未某月日而告竣凡  
費千金者三爲伍公捐廩者二百爲張公捐俸者  
若干益以贖鍰輸助若干餘取之帑羨焉梁子調



元既記其事乃又爲之銘大易有言重門待暴設  
險守國惟茲防城濱海鄰憂爲欽夏塞蠢爾小邦  
敢肆其狂軀我楊側王於與師前矛西指豺狼屏  
息繕築斯城縹緲牖戶以膺愍敵且守且耕士飽  
而嬉距躍三百終今以來羽檄不馳邊氓帖席地  
利人和得全愈昌靡非帝力坐以待之有越裳氏  
偕南交而重譯

修建城樓碑記

許之屏

明學正

屏春正將入欽境見城垣峻整樓閣輝如大非昔  
日所傳欽州者私心喜之趨泮之三日揖紳士黃  
君秋槐同寅潘君應闕等詢曰壯此邊城保障者

欽州志

卷七

藝文

三七

誰與槐曰今署州事郡太守李公也公於欽僅一  
月將所申之崩城十丈有一及東右之裂城十丈  
有四其餘亭閣窩舖傾圮者不計公舉修復之其  
後之移築東門月城于南也番榻經營迄有成績  
七八月大雨且久東南北城頽壞者計丈五十有  
奇以至城樓二閣樓一皆圮矣公不憚拮据補造  
之葺爾邊城匪公無此雄偉之觀也曰用民力與  
曰然曰事鞭朴與曰否曰然則操何術而令庶民  
子來甫三月而完數百雉乃爾曰城以衛民民以  
成城而有司則所以澤民而效之城也公爾視州  
篆其善政更僕難終窺抑之必伸也凋敝之必振



也一錢一粒視爲民膏一杖一笞引爲己痛不寧  
惟是濬竇宮泮則功在膠庠矣設漏澤園則恩加  
枯骨矣穀稅布稅民苦斂也公申蠲之茅居竹居  
俗苦陋也公使易之以故逃竄之民聞風歸者所  
在而是是公德之結於民心者已素故上率作下  
趨事成功若斯之速耳叔孫豹曰太上立德其次  
立言公之德固足徵也願乞一言以志不朽屏自  
問不媿於文曷克揄揚其萬一第以濫膺一命司  
鐸於茲獲與諸弟子員優游講業享順成被嘉休  
皆公保障力也遂詮次其言如此公諱秀時南直  
隸婺源人是役也宣威助令則陞任守司何公斌  
皆功之不可忘也時萬曆四十年壬子

修復鴻飛壩基記

李五美

明知州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三

臣見任守司張公名繼功頌德則學博潘君應  
闕董工協力則州縣王君汝臣所目梅君應舉凡  
欽江之水西南極於海乘潮汐往來甚便其東北  
發源於橫川之洪崖山由靈山迤邐三百里達州  
中間蓋滙數十小溪以合流潮汐不通馳如竹箭  
稍折而至州之東一里許地曰崇德分爲二支環  
抱一洲洲衍沃寬敞如砥斯平縱可百尋橫半之  
建亭其上志所稱鴻亭點翠是也支水之在洲右  
者卷曲紆迴繞城以流若吞若吐庶幾乎南國之



紀其左支則直突奔騰有衝射州城之勢前守採  
堪輿家言乃築壩以阻塞其所由道使併入右支  
此雖以人力與水爭乎然而渠成亦秦之利也久  
之壩基爲水所齧直突衝射如故且石鎖磯而噉  
瀨若虎哮若雷吼中夜聞之慄慄切切或謂欽之  
盜賊不寧以是其然耶余不佞弭寧無術廼迂而  
問諸水濱雖然相陰陽觀流泉詩不云乎且五百  
年來盈虛迭變岸谷遞遷天數地脈非終不移者  
而坡老之堤何以至今尙存於是慨然擇吉經始  
鳩工釀石相其可築築之可扞扞之凡五閱月亦  
既有成勞矣又思受水之地宜寬寬之始有以殺  
其怒不至激而爲災則右偏當少加疏濬庀嘉肺  
之羨緡而漸畢厥功將見欽水安流無奔衝哮吼  
之患以助于澄清救輯之理而士民之蒙膏襲潤  
者當如此水俱悠長也噫壩壞數十年而靈氣闕  
而不洩者亦猶積厚之水也南溟之徙余且拭目  
俟之記之以諭後之君子

修復東月城舊門記

李五美

蓋東於方爲震於時爲春其令又以寅爲首而泰  
於此開焉人生於寅者也古人興作必於此加謹  
欽城不百雉正東門而外環以子城其舊東北向  
與內城異故其時風氣攸聚休養生息甲海以北



迄今父老猶能言之丁未冬燹毀我城暨東譙樓  
子城隨圯府倅來署州事因改造焉移其門與內  
東門向對而欽寢衰形家者請仍闢舊門噫欽此  
豈人力不克振拔乎抑泉陰陽向背之未協其宜  
使然也余信疑者半縉紳士庶合詞以請乃俯從  
衆願舍其新而舊是圖自茲以往唯願欽之人震  
雷啓蟄震索得男而後之吏茲士者永願拮据於  
東方未明庶幾哉政煖如春令人謂子大夫實生  
我者也非敢規規銘其伐姑紀其經始落成之歲  
月云爾天啓四年甲子

重建欽州文廟碑記

依府志  
刪改本

國朝

李朝鼎 檢討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四

至聖先師孔子之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  
故先儒曰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顧自文  
武殊途有議設太公武廟而以吳起諸人配是故  
介冑之士多自外於聖門而橋門泮水之間無復  
干城之選矣若欽營遊擊陳公則大有過人者按  
州學昔在州署之左得地脈之正自宋崇寧後遷  
建靡常明世宗時次崖林公來守是邦始定於古  
之舊址已百有餘年矣軍興以來鞠爲茂草一椽  
片瓦蕩然無存官斯土者多因陋就簡草率行禮  
而已陳公先舉先賢牌位而重新之一日登堂環  
視而慨然曰浮屠老子之宮遍天下而孔廟獨傾



地殆盡吾恥之諸生環聽而竊笑癸酉歲回闈葬親事畢甲戌回任又逾年乃謀之州大夫謀之眾紳士獨捐貲陶瓦選材先葺大成殿次及兩廡東西戟門櫺星名宦鄉賢各祠咸與改觀經始於乙亥之孟夏落成於丁丑之季冬計費白金一千有奇未嘗纖毫有損於兵民至於文武同僚紳士之樂助者聽工既竣於是牆宇之峻潔邊豆之靜嘉秩如也向之竊笑於其旁者咸相顧矐矐曰世間不少奇男子豈謂武弁中無人哉惟陳公自視欲然徐謂諸生曰此先慈志以兩孫生長於欽署學於欽庠嘗勗余曰爾俸祿餘貲當竭蹶以成欽

欽州志

卷七

藝文

聖

州文廟彌留之夕獨遺命諄諄及此余夙夜未忘也今而後可以慰吾母矣嗟乎陳公之言如此予用是而有感焉釋老之教動以禍福蠱惑天下而婦人之溺情施子者雖捨身破產所弗惜以所聞於某淑人臨終誠子之言此士君子所難能乃益信陳公所見者遠所聞者大而迥異流表者其來有自陳公諱誥字禹夫號三陟福建侯官人

浚泮池碑記

府志剛節

吳邦瑗

貢生州人

欽州學宮自遊擊陳公重修殿廡巍峩門祠聳峙因工程浩大而廟外規模未備也繼而太守施公都閫劉公竭力經營新明倫堂築宮牆建義路禮



門其間捐俸捐丁捐廩自康熙四十七年經始五  
十一年工竣焦思苦慮破費不計拮据不遑任勞  
任怨者則學正胡師焉獨泮池爲附近居民侵佔  
諸生陳於督學鄭公批泮池關係文運仰州清查  
浚復州侯金公爲清理之而鸞旂芹藻之風用逮  
邊陲矣池原址橫十八丈縱七丈因其舊而拓之  
廣袤浚四十二丈周費以石深二尺五寸於是橋  
門之觀聽者俱克還其舊爲紀其巔末勒之石

重修天涯亭記

雍正元年

國朝

董紹美

知州

亭曷爲以天涯名志遠也何言乎遠欽地南臨大  
洋西接交趾去京師萬里故以天涯名與合浦之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聖

稱爲海角者一也宋慶厯中知州陶公始建亭於  
城東渡頭復改建於東門月城兩事創造孜孜於  
此者豈徒曠目怡神爲一時遊覽計哉蓋君門萬  
里回首蒼茫雲樹千里感心悲楚登斯亭而不潛  
然淚下動君父之思者必非人情

國朝順治間喻公來知州事以歲久亭毀建復原址  
而守戎王公繼修之後復燬於兵至康熙壬申歲  
州守程公重建是亭又建東坡書院於其後自喻  
至程三十年間締造經營相繼濟美雖工費不同  
時事各別而要其旨大約與陶公先後同揆也歲  
庚子夏余承乏茲土登眺時見牆垣崩塌亭舍傾



圮昔之翬飛鳥革者已就剝落凋殘輒隱隱然有  
重葺之想癸卯春出薄俸之餘鳩工購材修缺整  
新書天涯亭顏之亭上並整蘇公書院而於左廊  
立義學延師以課生童越夏五月告竣復還舊觀  
是役也非敢曰踵事增華亦不失昔賢建葺之苦  
衷俾後之守是土者登斯亭而忠孝之思不禁勃  
然其自動則是亭得以不朽而陶喻諸公之用心  
亦得以不朽矣是爲記

建立義學田碑記

雍正元年

董紹美

欽自唐宋以來甯原悌姜公輔諸公皆以科第顯  
而列賢書升司徒者在故明亦指不勝屈然則欽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四三

固聲名文物之邦哉我

朝崇儒重道文教所敷無遠弗届而欽之士子求其  
舉於鄉者恒不數數觀此豈必曰氣數使然亦以  
職司民牧者不得其道以培植之乃不獲明經修  
行而比隆於前列也

今天子建學立校一準之古太學而外府州縣有儒學  
而方隅里巷則各立有社學蓋府州縣學不能盡  
子弟而收之故必資於社社之云者卽義學之意  
也欽地社學久廢一時單寒類不克就外傳卽有  
一二勤修之士不甘暴棄日月居諸然寡聞而渺  
見亦安所得英才傑出者爲清廟明堂用余自庚



子下車迄今科歲兩經較至見欽之子弟遲鈍者  
僅十之二三明敏者居十之八九竊不禁顧而喜  
喜而思所以啓迪訓導之方則莫若創立義學一  
事第鳩工猶易而相地維艱建之內城既恐鄉隅  
子弟以隔遠不至建之外廂又別無寬敞地勢堪  
爲生童肄業之所惟東坡書院之左廊廠亮幽靜  
城鄉就學者亦往返不勞癸卯夏天涯亭修葺告  
竣爰立學於此延名師以主其席而復慮膏火無  
資特以欽州崇仁蘇埠頭等處入官稅米三石三  
斗零計收租一千一百九十一斗捐入義學以供  
薪水自茲以往先生之教維殷弟子之率維謹談

經論道相與濯磨將見修之家者即可獻之廷幼  
而學者即可壯而行安見唐宋以來之盛不可復  
覩於今日余於諸生童有厚望焉故記之

重修鰲魚洲文昌閣記

乾隆十七年

周碩勳知府

欽江經州城入海連分二支俱環抱一洲東曰鴻  
飛南則鰲魚廣數頃爲州治關鎖洲上舊有文昌  
閣明季兵燹後蕩然沙場矣康熙間屢謀修復不  
果乾隆十有六年辛未因舊址建閣二重高三丈  
有奇奉文昌像中構講堂五楹兩廊書屋周焉爲  
諸生肄業之地前爲魁星樓繚以環垣經始於辛  
未之孟冬闕葺而告竣貢生彭天澤謝恩任監生



潘演淳李烟生員謝安邦方定經等不遠數百里  
繪圖來郡請余文以記余按圖壯且麗恍若置身  
縹渺間舉凡巖岫島嶼雲樹烟濤歷歷在目海有  
以輔山川之雄秀壯邊徼之巨觀然是舉也非爲  
登臨游覽之勝而爲敬業樂羣之所余用是深嘉  
焉欽屬客邇交夷俗好巫鬼惟浮屠道士動以禍  
福蠱惑愚夫愚婦則施予者衆至事關文教雖銖  
兩必吝今多士踴躍捐貲陶甃選材不惜千餘緡  
而巋然聳觀厥成將彬彬然集一方之俊彥讀書  
論道於其中爲長吏者更能迎其氣而鼓昕之若  
愛鄧林之木而益培其柯葉護元圃之珍而多蓄

其珠璣安見天末炎荒不與中土絃誦之邦互相  
輝映歟爰進諸生而語之曰文昌何神也司馬遷  
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  
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周禮  
大宗伯以禋燎祀司命司中月令季冬之月舉祀  
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命司中與焉蓋文昌之祀  
久矣貌而象之號爲帝君則道家之說也道家謂  
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此諸生  
所稔知者按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雋人仕晉戰  
歿人爲立廟梓潼嶺則是文昌者天神也梓潼者  
人鬼也合文昌梓潼而一之不經甚矣嗚呼自人



心沉溺於富貴利達而浮屠道士皆得怵以禍福  
驅之使媚鬼神乃吾儒亦陰受其籠絡而不自覺  
可慨也夫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明乎文昌之所以爲文昌庶幾進於道矣諸  
生成喜而退以爲聞所未聞故併志之

迴瀾書院田記

乾隆二十八年

劉業勤

署知州

蓋聞

國家以人才爲重而人才以學校爲先以故省府州  
縣咸設書院或動

國帑或支公費洵

盛世作人之曠典也余署篆欽江迴瀾兩載州有迴瀾書

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巽

院每年延師選士肄業其中其入院之資前有陳  
李用戶糧租一百石惜其經費缺少不唯師之束  
脩微薄薪水無資而生童膏火更復無所取給余  
甫下車卽惕然憂之因思欽雖僻遠海疆唐宋間  
姜公公輔甯公原悌諸君子彪炳史冊有明亦科  
第接踵指不勝屈我

朝深仁厚澤培養倍至乃百餘年來歌鹿鳴者僅見  
其人其地運之有盛衰歟抑蒞茲土者之尙須振  
作也余於書院凡師之束脩年增厚之士之膏火  
月加給之會課則飲食以飫之拔最則紙筆以勸  
之是皆捐一己之俸入以仰副



聖天子興賢造士之至意耳茲余

題授龍川卸署在卽念書院之未有以善其後也檢  
查舊案有戶書陳其霸佔學田計壹百肆拾坵通  
年可收租穀叁拾陸石經前州案懸未結爰與分  
州韓公學師邱公商會勘丈判歸書院仍由州批  
耕遞年收租送院半爲掌教薪水半爲生童膏火  
之需列冊三存洲署一存學一存書院一新舊交  
收再捐薄廉壹伯兩存州屬發放週年收息貳分  
歸院按生童名數均給雖未能補膏火之不敷亦  
稍以効勤勩之微意至於經畫盡善有加無已後  
之君子諒有同心我生童其修身績學爭自濯磨

欽州志

卷上

藝文

聖

繼姜甯諸公而起此則余之厚望也夫

太守康公德政神

馮敏昌

郡人  
翰林

今

天子御極三十有八年有道學君子來守茲土曰茂園  
康公公諱基田字仰耕山西興縣人丁丑進士知  
江南昭文縣陞廣東雷州府同知尋攝欽州遂知  
廉州府廉地僻左瀕海爲郡明末蹂躪於盜康熙  
中始剪滅而生理未復百事因循其秀者欲振拔  
以自淑而不知其所繇公抵郡慨然曰吾儒所學  
詎有用之而不效者顧以風氣固哉遂次第與之  
更始郡中胥隸暴橫爲民蠹士人或見侵侮其尤



姦猾者公未至識其名至則首懲以法每呼前使  
白事卽竦慄無人色久之竄去死繇是中外肅然  
郡有事諸父老得見太守備言疾苦諸生執經獻  
藝者見無期若子弟之請業於其師長公於是率  
郡民復古衛民墟築廩舍二百餘間以徠商賈南  
北城垣就圯繕緝之東南舊有龍江本通海乃從  
龍津橋尋故道淤者剔塞者闢西流繞城南以達  
於江凡八百餘丈其城內之水壅遏爲民居患者  
繇城西鑿溝循北街而東注又南注合流以東城  
隩水洞爲壑溝東西立六石橋凡治諸水道皆公  
召父老面授機宜使歸各率其屬未嘗發一牒徵

鎮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一

一夫勤一里正也而工先後畢舉公尤念士氣之  
不揚也思有以振之於是新學宮堂廡鑿泮池拓  
海門書院以居多士移院門南向爲延師減俸入  
以裨膏火多士繇各屬學升於院者歲有試月有  
課皆公親督之建坊以表前代仕宦者旣得蘇文  
忠公遺跡於東城瀦水之洲因念公量移廉地僅  
兩月而文章風烈至今廉人想慕不衰此尤不可  
任其湮沒爰於其故處建五楹爲清樂軒以祀蘇  
公而復長春亭之舊郡署堂戶倚傾廓新之建門  
樓築吏舍署內有地數畝立亭閣爲愛園公每以  
政餘進諸生於愛園講業興酣輒命移席於長春



亭中或乘月挾詩酒生登觀海樓下復放舟東湖賦  
詩飲酒竟夕忘倦人以為諸生榮而諸生若有忘  
其為太守者方公權欽州時州故患虎公至遂掃  
跡郡又數饑蒞郡之時年遂大熟比歲豐稔廉俗  
不事蠶桑公教之蠶居人於是興紡織公性廉潔  
寡嗜好左右僕役不輕假以詞色府中內外潔齊  
諸凡興廢一本於中心之誠故民之趨事如營其  
私治廉四載乙未護理惠潮道篆丙申復任尋去  
官去之日吏民攀轅百餘里不絕有素為公擯斥  
者亦感動泣下公去後士民思公德政勒銘以頌  
公其辭曰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四

帝惠遐方簡畀我公江左政成達於海邦我公治術正  
厥本源至誠感神敷教無言俗憊已甚掖而起之  
政弛不張秩而紀之孰利孰病公肇其謀是經是  
營成不踰時士民有言公實我愛不謂我無知飲  
食教誨江可以舟梁可以輿使我晝夜行不避於  
菟孰荒於原孰嬉於室使我力蠶桑是繅是織自  
公之來苞苴術窮各愛其名曰無愧我公自公之  
來忘太守尊士從公遊不叱於閭自公之來民有  
所恃祈年屢豐以育我婦子公之化行如影隨形  
或舉於鄉或選於黌三海有巖石六有峯明德永  
垂勒石無窮



重修學宮記

國朝 秦 瀛按察使

欽州僻在海隅距廣州且二千餘里山川奧邃地連安南於嶺嶠最爲荒遠顧自漢晉以來人物如甯純能以詩書教其宗人蠻俗向化原悌繼之策試賢良得上第厥後姜神翊官刺史令行政肅孫公輔以制策異等歷中書門下平章事直諫有聲之數人者皆名炳史策亦云盛矣州學舊在城南門外宋治平元年移建城東自是遷徙靡常今學在城南州廨之左明嘉靖間始創康熙三十四年遊擊陳君名誥者因其舊而加繕治焉大成有殿明倫有堂崇聖有祠兩廡及名宦鄉賢亦有祠以

欽州志

卷十二

藝文

五

及戟門櫺星門月臺泮池之屬靡不備歲既久復就傾圮署州事堯君慨然曰學校者治之本也其曷可緩迺首捐金爲倡而學正李君訓導何君共襄厥役工竣州人刑部主事馮君敏昌丐言於余馮君高才博學崛起荒徼海內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有馮君於以知川巖靈淑罔間逃邇而學校爲人材所從出學興則材盛自茲以往風教所蒸鬱爲翹秀彬彬乎意必有如甯氏姜氏者接跡而起馮君亦豈得專其美歟昔宋淳熙中州守相州岳霖有事州學乃南軒張子記之以爲人材造就必有化行成俗之美今



國家醜化四治日所出入涵泳道德諸君興學之意不異岳侯惜無大儒若張子者爲之記其事也夫士風淳則民俗亦淳山陬海澨舍生負氣之倫磨揉遷革消其頑獷之習以日臻樸厚余方司臬粵東與有弼教之責而適樂觀其成應馮君之請而爲之記不亦幸歟學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始工訖以五十九年十二月計費四千兩有奇堯君名懋德四川峩眉人由拔貢知是州李君名樹元澄邁人何君名廷瓚徐聞人例得並書

重建城東文昌閣記

國朝朱依敬署知州

余以甲子三月奉檄署欽州事甫下車山寇猖亂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三

余簡兵壯搜巢穴日况瘁於旌戈羽檄間未暇與州人士修文事也秋九月賊平偶因公經城東高阜見有所謂文昌閣者已就圯矣余以恪共明神興舉廢墜固守土者責爰捐廉以倡同僚暨州人士和之事遂畢舉焉眾請記於余余欲以義利之辨爲州人士曉也因語之曰夫文昌之神何神也哉史記天官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其四曰司命星傳三台一星亦曰司命屈原九歌有祭大司命少司命之文說者謂少司命卽三台之一大司命卽文昌之四是吾儒文昌之祀原古者大司命之祀也又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命書禮於



六宗月令季冬畢祀天神漢唐注疏咸謂司命與  
焉是雖大與少與弗得而知而要不外乎二宿者  
近是世俗惑於道家之說謂文昌化身一十七世  
或爲將相或爲仙佛且有符籙經咒傳世於是熱  
中富貴者流趨之若鶩以爲奉其經增智慧祀其  
像獲科名嗚呼是利而已矣豈義也哉孔子曰寡  
尤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吾人讀孔孟書詎弗知所以嚮往者乃竟昭昭以  
干復冥冥以索歟州人士誠喻乎此則茲閣之建  
卽作鹿洞講學觀可也抑聞之州耆老云阜在龍  
首是閣立則科第以盛是說也或以爲卜瀝澗相  
能辨之者

重建東坡書院添設膏火碑記

仇鼎修

歲貢州人

人文之興也有地以宅之有資以養之逸其身而  
致其心以成其所學如是焉已矣吾州東坡書院  
康熙中州侯程始建之越今百有餘年間復修葺  
而皆踵事初基旦夕告蕪雍正初年州侯董以陳  
李用戸糧租入院爲公用而取數無多不足度支  
也近者州侯朱撫馭是邦以作人爲己任慨然於  
院之傾且圯與公用之希而微也於是出俸倡捐



鳩工庀材舉舊院毀而更之定方正位勤垣墉勤  
樸斲閱一稔而院成復爲之置田鋪歛賃租而院  
長之東脩生童之膏火於是焉出於戲我州侯之  
蒞吾州也首崇學校於書院落成之日頌其堂曰  
文蔚州人士既肄業之有所亦供給之有資從此  
爭自濯磨人文蔚起罔俾賢大夫失所望焉非其  
所志者大斯其所成者遠歟是役也學博正齋吳  
公參議居多西齋楊公與州尉朱公暨各執事咸  
踴躍襄贊歲事功已成州侯復以所造堂室及田  
鋪租入書之冊以告諸長官而別以一冊緘以印  
存之各執事令垂諸遠我州侯之加意於造士又

欽州志

卷士

藝文

五

如此也爰綴其事勒諸石暨院前一暨忠孝祠一  
俾後之覽者卽以此爲我州侯之甘棠云爾

重建城隍廟碑記

仇鼎修

州爲吾廉郡外鄙距京師萬有餘里居斯土者樂  
業安居固依賴

天子命吏爲之保障而聖人以神道設教更立廟以祀  
城隍之神以相助爲理焉顧州之有是廟也百餘  
年矣不獨有堂無室而且門庭隘迫州人士駿奔  
在廟之餘莫不慨然思所以更張而崇做之以妥  
神靈以昭敬慎然而爲工甚鉅格於度支雖或修  
葺一如其舊固有志定而未逮也嘉慶己卯年春



州侯朱來牧吾州凡州之要與悉出俸倡捐次第畢舉當是時廟雖未圯而亦不敢因陋就簡藉口於事在得已稍稽工築遂會文武官率先捐廉首事復勸諭諸鄉各捐費若干鳩工庀材諏吉改造嗣以奉

命陞授吾郡太守凡工事未竣者悉諭州尉朱踵成之自道光辛巳之夏五月至壬午之春三月遂舉州人百餘年改造之志十閱月而聿觀厥成繼自今廟貌巍如堂階肅如翬飛矢棘輪如奘如入廟將享之時室事交戶堂事交階視昔之隘而迫陋而簡者奕然改觀是我城隍之靈與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五

天子命吏其以保障吾州俾居此土者熙熙皞皞共樂昇平之治夫豈有已時耶是爲記

建倪貞女墓坊記

國朝

吳光勳學正

歲丁丑余奉檄司鐸此州卽聞有倪氏貞女者迨闕州志係出前明萬厯闕其貞潔之性實爲近世所罕有余甚敬慕之嗣復論其墓所則僉曰葬於望州之嶺離城十五里闕嘗因公過此雖挑夫販婦莫不嘖嘖稱道弗衰及謁於墓之門片石荒碑巋然宛在余益肅然起敬足見天理之在人心不以朝代異也憶墓之廢也歷有年所矣余舅氏劉薌谷先生司訓欽州藉其舊址築而新之而碑始



復立視向日荒墳古塚襍於荆榛蔓草中者氣象  
固一變矣然而貞坊之未建祭祀之無田有志未  
逮已非一日越歲庚辰適有同宗門下士吳肇綱  
者伯仲素稱好義聞議慨然以爲己任由是置墓  
租建坊表州人士數百年之所抱缺者夫然後得  
以稍伸其敬慕焉余維風俗之盛衰端由懿行之  
砥礪而女史之清風亮節尤足以震驚愚頑彼貞  
女者誕自前明名垂青史其間盛衰興廢悉數難  
終廼世遠年湮猶令人津津樂道者是可異已大  
抵天地精華之氣鬱不久者洩不奇古今幽微之  
理積不厚者流不顯此固天之所以報答貞魂抑

鐘州志

卷五

藝文

五

亦人之所賴以維持風化者也余不敏忝司州鐸  
州之中若者忠貞若者節義舉凡職所當爲弗辭  
勞瘁故於貞坊之建也州人士頻來請記余因卽  
所聞見撮其大畧以附於石所望後之人滋培守  
護永肅明禋俾得生邀旌表於前朝歿享蒸嘗於  
盛代庶幾頽風末俗日砥廉隅斯不負建造者之深  
心並以慰載筆者之厚望也是爲記

創建風神廟記

國朝徐 棻 知州

道光丁亥仲冬知欽州知州徐棻謹建風神廟於  
白沙之街答神庥也先是自春徂夏州不雨棻肖  
龍象雩於壇風陡作三日夕弗止甘霖隨沛秋大



熟廟因建焉額曰風神實並風雲雷雨祀之而龍之肖像亦廁乎其間是舉也恐不能無疑之者蓋風雲雷雨之祀於神祇壇在春秋祀典已然有司者舉而行之是亦足矣奚廟爲雖然欽之地正位乎南祝融氏實主宰是又瀕海常多颶風患故守土者並祀風火神於祠冀弭譴譴出出之災焉是亦在祀典外者所謂禮緣義起也夫衛民居謀民食事相等耳向者風火之祠可以別置則今之創是廟也奚不可者第棗之題額以風神而諸神亦類及者何爲蓋攷周禮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謂之四類類者屬也尊禮神明不失其

屬則禮意可通而神必克享又龍者神靈之類抱樸子所謂山中辰日稱雨師者是也古傳亦云龍水物也負行雲致雨之能不崇朝而澤遍天下風雲雷雨假神龍而用益顯是其並祀也固宜統而論之春秋祀壇必以時舉而民又弗與焉廟則祭不以人禱不以時此棗之所以別創祠宇也祭典有功德於民者祀之吾治之獲有秋實風神導其先而雷雨因之此棗之所以頌廟以風神而雷雨諸司亦並祀也方今

聖人乘龍御宇懷柔所及百神效命濟時育物瑞應日臻棗黍敬是邦敢不仰體



天德近迓神庥以期祥協和甘與民並戴也哉是爲記

重修西樓武廟記

國朝 朱椿年 知州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勤以勞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不在祀典是故祭法所載厲山氏子以下各舉其一事皆爲有功德於民而垂之於經惟

關聖大帝實能兼之奚以明其然也凜春秋大一王之法以圖中原使漢統復續以伸大義於天下非法施乎一出而收虎牢之功再出而解白馬之圍非勞乎荊州之守義勇並著雖生前未了伐魏勦吳之事業而沒世彌顯伏魔盪寇抑邪扶正之英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五

靈所謂禦大菑捍大患者直以天下萬世爲量不  
僅禦一時之妖祲捍一方之疹癘而已宜乎溥天  
之下百世之後報德報功之無盡焉欽城西南隅  
高岡舊有

關帝廟州之官紳耆庶祠祀禱祈恪恭將事其來已  
久雍正六年奉行春秋二祭前後殿乾隆四年奉  
行增添祭品禮數有加载在會典

聖天子稱秩元祀隆禮上儀燦然明備將入廟以告虔  
則崇廣其閤閼黜聖其牆屋守土者禮亦宜之乾  
隆二十八年權州事桂平劉君業勤重修祠宇建  
設後殿以符儀制嘉慶間前牧大興劉君光暉金



壇朱君桂相繼復修殿前增拜亭後增左右廂房  
規制畧備但棟宇未爲高爽體式未極壯觀且日  
久漸卽傾塌道光十三年州紳以更新改建請因  
思年奉

命前後來牧此地安輯氓庶祇肅明禮成民而致力於  
神固職分之所當務矧夫

帝之護國庇民烜赫一世英風所披拂灑氣所運行  
國無水旱盜賊之虞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日者夷  
虜遊匪嘯聚乘閒剽掠商旅海氛未靖上厯

聖懷

年

職守邊疆竭力籌備式遏乃甫經弁兵壯勇偵

探捕剿旋卽撲滅洋島肅清雖曰人謀實資神助

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是其捍患禦菑至今爲烈忠義仁勇法施無窮日  
在嶼嶼阿護之中固宜與州人同伸尊崇奉祀之  
誠鼎新廟堂用光祀典爰捐薄廉爲倡暨眾官紳  
士商兵民人等共襄厥舉命生員章含董其役凡  
前殿後殿拜亭廂房悉就舊規而崇之廣之黜聖  
之非徒以增華益潤期以妥神而護庇捍禦於未  
有艾云



詩

宋公宅送甯諫議

宋之問 唐流寓

宋公原創宅庾氏更誅茅間出人三秀平臨海四  
郊漢臣來絳節荆牧動金鐃樽溢宜城酒笙裁曲  
沃匏露荷秋變節風柳夕鳴梢一散陽臺雨方隨  
月鳥巢

初赴欽州

張說 唐諫宦

萬里投荒裔來時不見親一朝成白首看取報家  
人

其二

張說

獄中生白髮嶺外罷紅顏古來相送處能得幾人

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還

安京別墅

安京有羅浮山

高

駢 唐遊宦

不將真性染埃塵為有煙霞伴此身帶月長江好  
歸去羅浮山下碧桃春

望安南海口

陶弼 宋知州

喜逢晴日破陰霾望極西南瘴海涯夷狄古今常  
反覆朝廷終始務綏懷何時良將收銅柱不日孱  
王棄藁街惆悵藤橋兵死鬼年年沙上哭枯骸

東湖

陶弼

寧越佳山水東湖帶郡城月天高寺影春雨小橋  
聲堤上青蒲合沙中白鳥橫使君時獨往潮載酒



船行

南湖

陶弼

寧越佳山水南湖水淺清暗泉通古廟涼氣入邊

城有禁魚常樂無機鳥不驚遠藩艗舶至海角暮

潮平

中湖

陶弼

寧越佳山水中湖稱賞心環流隨郡塹倒影動禪

林夏簟孤眠冷春餅相對深使君少仁智賴得會

高吟

西湖

陶弼

寧越佳山水西湖似浙城種多天竺子潮次海門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六

聲路向林梢轉橋隨野色橫依棲當此日無復渡

江情

北湖

陶弼

寧越佳山水城樓枕北湖邱陵助形影溝洫借膏

腴晚景羣峰會春流衆壑趨自知千載後歌笑有

農夫

五湖亭

陶弼

七堤還遶四城隅限隔烟波作五湖書記寫供都

水帳畫工描入職方圖東流滿國湖相似寒氣侵

人瘴白無目際諸蠻盡冠帶將軍何計學陶朱

野香亭

陶弼



野香亭下新開萼，坐是天桃半是梅。舊說武陵源上去，今疑大庾嶺邊來。人間亭上醒還醉，風煖牆頭落又開。賓客笑談民鼓舞，不知何者是春臺。

使光亭

陶弼

亭上三峯臂五湖，臯華人到此躊躇。鄉民看取黃龍節，郡吏聽宣赤鳳書。南下威如霜落後，撫邊恩似雨來初。離筵何用銀燈燭，自有雙星照使車。

茶溪亭

陶弼

茶溪亭上綠沿隈，溪上孤城照水開。誰趁落潮離晚渡，自尋芳草上春臺。年華有限忙中去，人事無涯暗裏來。安得病軀開病眼，碧雲瞻拱帝星廻。

欽州志

卷上

藝文

空

桂風亭

陶弼

新亭序立郡城樓，樽酒登臨未免愁。家住斗星天北野，路隨潮水海南頭。古憂蛟蜃今思濟衆，說魚蝦不直鉤。民俗不知官况薄，上書重把寇君留。

潮月亭

陶弼

角聲吹送小單于，薄暮稀星乍有無。坐看月從潮上出，水晶盤裏夜明珠。

吟石

陶弼

守邊無一事，江上得閒吟。醉咏歌微出，狂書墨不深。潮痕落高岸，月色透疎林。此意無人會，宵分滿衿。



釣石

陶弼

守邊無一事坐石釣東橋水色連山翠波痕上海  
潮餌經沙日煖綸動水風飄客正思新膾鱠鯨氣

莫驕

醉石

陶弼

守邊無一事載酒翠厓東几穩平沙上杯流醉石  
中野蔬沿澗綠林果映江紅休把鼓鐘動此歡魚  
亦同

直釣亭

陶弼

半載持竿野水東山翁心不類漁翁何須巧餌懸  
釣上會使姦鱗落鼎中西伯道高來呂望丈翁才

欽州志

卷士

藝文

三

短失盧仝縱人能取鱗中意南海波瀾一夜空

天涯亭

陶弼

霧雨昏昏風益驕天涯亭上覺魂消一家生意付  
秋瘴萬里歸心隨暮潮兵送遠人還海界吏占仙  
客入津橋山公對此舞酣飲未免醒來兩鬢凋

三海巖

陶弼

靈邑西巖古洞天我來方信海為田無名不入州  
圖載有路空聞野老傳此日登山人採蚌當時飲  
馬客畱錢顏公會認麻姑說三變滄桑是果然

三山亭

陶弼

諸峯不及此三峯翠影當年路未通野老傳來無



地主神仙畱待與山翁  
瑀弓射滅虎狼跡長劍剪  
開荆棘叢吏引旌旗先  
阻險匠營樓閣出虛空  
藤蘿葉茂初無日松桂  
枝新漸有風下瀨將軍  
微舉幟安南都護遠輸  
忠商誇合浦珠胎賤民  
樂占城稻穀豐火炬影  
沉山岸北潮聲流過舊  
城東四時展印來無定  
終日樽開望不窮玉版  
淡魚千片白金膏鹹蟹  
一團紅雲臺志節悲歌  
外銅柱封疆醉眼中所  
惜溪頭好崖石只書詩  
句不書功

望海嶺

陶弼

望海樓高目力寬海潮  
來處是天根日邊市舶  
程途遠水外亭臺景象  
昏巨鱷出時多患害大  
鵬當

欽州志

卷五

藝文

五

此各飛翻將軍有意還  
銅柱俯首南溟氣欲吞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  
州招飲

蘇軾

宋儒流寓

今年果起故將軍幽夢  
清詩信有神馬革裹屍  
真細事虎頭食肉更何  
人陣雲冷壓黃茅瘴羽  
扇斜

揮白葛巾痛飲從今有  
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

岳霖

宋知州

過靈山述懷

斬腰爲米本憂貧流落  
天南瘴海濱千里江山  
空別恨十年萍梗可傷  
神拊膺但覺丹心壯覽  
鏡難堪白髮新歸去恩  
深和感激只慚無德慰斯民

天涯驛路

朱勤

明知府

天涯有驛枕遐荒南望  
交州去路長地接殊方  
山



不斷境連邊塞草偏黃  
來人絡繹無虛日行旅充  
盈有裹糧最喜華羹歸一統  
共沾聖化樂陶唐  
至欽州安撫

饒秉鑑

明知府

宦寓天涯久兵戈已厭聞  
平戎豈乏策定蜀更何  
人謾惜丹心壯寧知白髮  
新惟應賦歸去詩酒樂  
餘春

宿平銀渡

饒秉鑑

薄暮入前堤停驂謾自稽  
空庭雲慘慘荒徑草萋萋  
地僻人烟靜林深月影迷  
夜闌愁不寢欹枕聽  
猿啼

天涯驛路

饒秉鑑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畜

天涯南去即交州驛路迢迢  
阻且修落日殊方來  
重使春風千里快驂驪山  
深迥與人煙隔地僻從  
交草樹幽却憶陶楊今不  
見多岐誰為道途憂

天涯亭

饒秉鑑

誰構危亭倚碧空亭前風景  
自無窮海波浩蕩連  
天白山勢崔嵬插漢雄銅柱  
望殘思馬援江城日  
遍憶商翁交州迢遞知何處  
葵夏如今總混同

十萬山

饒秉鑑

十萬山連十萬重重疊疊自  
無窮根盤千里封  
疆外勢插九天霄漢中宿霧  
收殘呈秀色白雲飛  
盡見奇峯交南城驛元相近  
疑有彝人此避戎



望銅柱有感

饒秉鑑

迢遞交南去路長望中銅柱覺微茫伏波事業今誰繼空倚危亭嘆夕陽

其二

饒秉鑑

不見當時馬伏波英雄千古事難磨只今邊境多烽警控禦無人可奈何

平海寇歌

王翰明教授

傘圓山下龍馬跡鐵船入海蒼龍立珥江江外戰塵飛銅柱折摧土花碧蠻酋矯首抗王師天風怒掃蚩尤旗富良一戰百萬破破船南走占城樓聖朝服遠多恩澤降者授官擒者釋四方玉馬貢神

欽州志

卷五

藝文

奎

京萬里華燹歸禹蹟萬寧蛇豕何佞佞鼎鑊之魚徒跳梁艤幢直搗白鱗尾片颿不許歸蠻鄉覃懷大帥萬人傑談笑揮兵靜餘孽斬馘克逆檣櫓空檻送俘囚獻金關轉首金風又報秋長風一碧纓槍收鯨鯢深藏海波息好掛長劍歸神州紫鳳啣書九天下祖帳高張滿原野安得吉甫頌清風便擬車攻繼周雅

龍門小飲

劉烜明知府

舟繫龍門口橋開漁浦邊林深猿嘯杳風急雁行偏秉鉞非吾事乘桴亦宿緣論文共樽酒景物自堪憐



天涯亭

王清明都指揮

獨上危樓雙眼豁西風吹動五花袍天低古戍來  
山色地盡窮荒接海濤畫角一聲斜日落朱簾半  
捲白雲高依渡事業知誰繼慷慨長歌出寶刀

天涯亭

徐珪明知州

西風吹暮動羈情日斷天涯萬里程戀闕有懷勞  
北望遠爨無警罷南征海濤不見千尋浪雞犬常  
聞四五聲莫訝邊氓生計薄家家新釀樂秋成

天涯亭

陳迥明諫侍御

三年謫宦逢歸客萬里離情上此亭爨夏銅標煙  
漠漠江天野鳥樹冥冥灌河水落非牛渡隨船風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奕

高但鈞汀四壁殘碑荒蘚合可堪霧鶯換新銘

天涯亭

翁溥明僉事

孤亭渺渺郡城西萬里登臨思欲迷海上暮雲長

漠漠天邊春草遠萋萋珠崖氛祲依山積銅柱風

煙向晚低悵望憑闌春欲盡伏波祠下鷓鴣啼

又

翁溥

十年嗟去國萬里一登樓北闕風煙迥南天瘴癘  
浮日斜江樹暝雲起海門秋龍劍沉埋久從君望

斗牛

登欽州東城

張岳明知府

登高易爲感况茲萬里心高城餘百雉翠色前山



深詰屈水通海蒼茫日  
豈敢陰美人隔宵旦莫由攬  
芳襟舉手招青鳥願托瑤華音  
青鳥不我顧瑤華  
日以沈耿耿還自念有酒且獨斟

天涯亭

林希元

明知州

平生夢不到天涯此日啓亭獨舉杯  
二水中分魚鷺出千峯簾捲畫屏開  
聖朝冠蓋從茲盡交阯王租久不來  
銅柱功名誇漢將百年落落愧凡才

登文筆峯

林希元

乘興看山到筆峯一城中立萬山宗  
地從海角開名郡人在天涯望九重  
未有涓埃沾赤子且將杯酒散愁容  
從來此會知誰勝醉倚乾坤氣轉雄

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七

其二

林希元

唾手燕雲志已灰異方與客共登臺  
百年憂國心常結九日凭高首重回  
山際雲收秋瘴薄海門月上晚潮來  
此行只爲文翁事不是孟陽愛酒盃

鴻飛亭

林希元

鴻跡因風到海涯羽毛今日又何之  
稻梁本匪生平志雲漢常懸萬里思  
木落山空歸路杳秋高天遠北書遲  
四年作郡慚無補徒向江干賦雪泥

秋日遣興

林希元

天涯薄宦忽三年能得身康卽是仙  
無病不須求藥物有官何必問墜遷  
青鳩至後波羅熟白酒香



時螃蟹鮮誰道此方非樂土邇來斗米近三錢  
至白皮丈田有述

林希元

忙裏偷閒到海濱朝風若爲洗衿塵臨春出郭豈  
無事自古均租卽養民遇雨不妨衫袖濕登山剛  
怕僕夫辛野人獻食無佳品粗茗濁膠意自真  
度洪崖嶺感懷州民遠送有述

林希元

肩輿曉度洪崖嶺萬里長風送客行四載宵衣原  
我責兩行別淚爲誰零天涯亭上寒雲積文筆峯  
前夜月明回首不堪腸斷處祇緣黎庶最多情  
過洪崖嶺

林希元

洪崖嶺路入層雲兩廣山河此界分萬里乾坤舒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奕

眼望九天風雨散塵氛烽烟杳杳連銅柱行李蕭  
蕭向海門獨恠七年重過此功名不就髮成銀

湖中三嶼

張士純

明僉事

避俗何如此地偏長林修薄帶晴川道存自覺蓬  
瀛邈宦拙翻於海角便載酒漫搜三島勝凌風仍  
試五湖船却憐未盡遊山興塞外空飛古鏡圓

文峯卓筆

八景

董廷欽

明知州

玉削孤峯彷彿巖倒看紅日漾瓊波憑空突兀三  
茅峙遠樹參差百雉羅一坵筆巖頭聯斗落振衣岡  
頂礙雲過試看棧樸深深綠從此天涯紫氣多  
玉井流香

董廷欽



相傳仙子寄奇踪一瀉銀河玉井通任是桑林源  
不涸却於鹹海淡還濃瑤漿漉液流三島碧練澄  
清徹萬重最羨防胡堪飲馬閉關無事拜元穹

一江橫帶

董廷欽

夾岸洪江波亂流片虹長繫水天秋千年已作黃  
河帶五夜何勞白雪舟每爲臨淵修漢網閒從弄  
月淬吳鉤文瀾自此羅關住無數金鰲出海頭

三石吐奇

董廷欽

鞭石神皇暮不收偏流海角砥中流雲移月影三  
溪動風送濤聲萬壑幽仙去尙疑浮磬立客來還  
喜渡杯遊爲予重掃星芒落片片晶光射斗牛

欽州志

卷五

藝文

充

鴻亭點翠

董廷欽

平注合沓俯靈湫鴻去亭空水自流一壑松風呼  
避鶴三灘沙色惹浮鷗坐凌翠壁長裙濕步入盤  
渦短屐愁細洗碑苔今已蝕何人更續衮衣謳

龍逕還珠

董廷欽

龍江一曲遶營隈水滿堤羅逕逕開七十二溪分  
復合八千萬里去還來川鯨暫借珠簾洞海蜃頻  
嘘碧玉臺峇峇桃源如有路漁郎悞入幾時回

靈潭沛雨

董廷欽

古潭靈物總難名滂日騰雲萬象驚空谷若藏神  
女國深郊如傍海王城曾來野漲衝平陸驟結陰



濛濛太清但得釣調靈雨順不須漁毒耗羣生

元嶽凌雲

董廷欽

蘇湖堤畔吐瑤臺梵闕當年一鏡開  
緇縵紛扶上帝金輿縹緲度如來  
烟浮五嶽雲為壑氣結三垣象是台  
步入元宮霄漢近不妨公暇日徘徊

天涯亭

王世守

明知州

江上孤亭落日間白雲縹緲水潺潺  
憑虛不見峨眉月為阻天涯萬疊山

欽州道上

楊應春

明副總兵

鳥道千山絕龍門一水遙捲旗過密樹  
下馬渡危橋路到天涯渺雲看嶺外飄  
明朝駐節處突兀漢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七

銅標

重遊鴻飛亭

柴汝禎

明海北道

征車南指正勞勞小憇孤亭引濁醪  
烟火萬家仍版籍蓬蒿三尺卧緜袍  
長林秋老聲逾壯野寺僧歸月漸高  
風雨廿年鴻雁少幾人猶在舊江臯

天涯亭

柴汝禎

半大孤城鼓角哀天涯亭上獨徘徊  
舉頭日近長安遠報國誰知萬里來

視師欽靈

張國經

明參議

霜前嚴出汎緩轡半從征竟日稀村落  
荒山少稻菰搗衣雞唱夜橫驪角吹更  
一陣潮喧耳應知近



海城

其二

張國經

鎧甲銀花耀水犀  
刻鼓旂天遙窮地紀  
露重入秋衣  
傍蔭荆班饑眠孤  
虎闖屏登高頻指  
點帝德廣無違

其三

張國經

地控安南微城當百粵  
前霜鋒鋌劍佩月影上弓  
弦潦積途多涉潮還海似遷  
無從徵宿將談笑靖蠻烟

三石吐奇

八首選三

李五美

明州

兀碑渦盤水國幽  
微颺蕩漾迴颼颼  
不知鬼斧何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圭

年鑿詎有神鞭  
一夜投雲靜江干  
疑虎踞潮平沙際  
狎鷗遊中流此日  
還為砥豈是隨波  
沉與浮鴻亭點翠

李五美

高鴻憩羽曙灘沙  
為構幽亭隱翠葭  
鴻去雲分天際  
杏亭空江抱水灣  
斜乾坤萬里浮萍  
梗風露三秋老歲  
華遵渚正慚歸未  
得那堪回顧暮飛  
鴉靈潭沛雨

李五美

發潭窈窕入龕幽  
雲自無心水自流  
豈有驚雷翻石瀨  
無煩毒藥動寒湫  
烟封谷口青都活  
雨過崖邊翠欲浮  
坐笑一時百態出  
起看禾黍已油油

欽州任滿報陞

許啓洪

明州



閉戶從來把月推無心近水傍樓臺一官祇爲供  
多病三載何曾効菲才兵火亂離鄉國遠宦情悲  
喜弟兄來只慚未遂蒼生願莫問綸音出帝陔  
鴻飛亭

呂拱第

府經歷

亭隱鴻飛寂湍迴古樹陰洲邊清瀨淺天外白雲  
深芳徑迷斜日疎鐘度遠林登臨凭水閣明月照  
彈琴

欽署漫題

國朝

俞

都

知州

荒齋芟草萊花石綠莓苔單父琴鳴遠河陽花滿  
栽屐餘潭月影園僻暮鴉來盈歉渾無定清風滿  
袖回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七

天涯亭

國朝

喻三畏

知州

亭構天涯古江干我復開丹書懸北極紫氣挹東  
來野曠橫秋色階深點翠苔長安知遠近搔首獨  
登臺

文峯卓筆

八景

喻三畏

奇峯聳翠出江城獨向東南半壁撐斗映龍光天  
外射雲扶鬼影月中生右軍書罷烟猶潤太乙燃  
時焰正明我欲握來圖鄭俠聊將時事繪民情  
玉井流香

喻三畏

一鑑誰開島外天香生玉液五雲邊竅通石脈虛  
還白澤潤山腰清且漣百代不知黃帝鑿千軍何



用耿恭穿大廉分得冰堪飲精白何妨對此泉

一江橫帶

喻三畏

一帶烟波郭外流長懸碧玉海天秋雨餘鴻鴻沙  
邊出口麗雲霞水面浮潮伏不須橫弩箭餌寒何  
用釣魚鈎中流自有澄清志擊楫天涯莫浪遊

三石吐奇

喻三畏

澄江淡淡碧如秋翠礪珠聯幾點浮台曜連雲波  
影動水天一色月明悠撫綏未暖遲留賞政事餘  
閒可暫遊我亦追隨陶李後一杯唱和釣魚舟

鴻亭點翠

喻三畏

登臨此日看鴻飛鴻雁嗷嗷何處依豈是他鄉歸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三

路渺莫言中澤好音稀雲深一壑迷儀羽日暮孤  
亭隱翠微烟景洲前無限好白沙堤外草菲菲  
龍逕還珠

喻三畏

水遶龍門曲逕通仙源何處訪奇蹤魚龍正躍三  
春浪江海來朝萬派宗神女美珠明月滿漁郎迷  
棹白雲封居然百二山河險帶礪天南壯幾重

靈潭沛雨

喻三畏

靈潭一窟是龍宮抱却驪珠卧水中吐氣欲爲天  
下雨翻江元赴御前風格天六事憑誰責毒藥羣  
生不用攻救濟蒼生知不爽慚予多負作霖功

元嶽凌雲

喻三畏



元嶽標奇挿漢嵬晴嵐飛盡見如來空中樓閣開  
圖畫洞裏烟霞洗俗埃寶篆焚香仙鶴舞天花散  
采老龍回桑林正接凌雲境禱雨樞衣上帝臺  
再遊鴻飛亭

國朝 董爾性 知州

又得偷閒了靜緣板蘿踞石抱雲眠坐聽鳥語音  
藏樹極目濤飛光接天野渡旁通沽酒舍落花亂  
舞釣魚船須與月映江心豁萬籟無聲境寂然

鴻飛亭 國朝 李陞高 遊擊

偶於天外望飛鴻鴻自高飛入太空水月多情千  
古恨山花無恙四時同江間波浪翻蛟窟海上烟  
雲走颶風梵鼓數聲空谷應比邱靜對一燈紅

欽州志 卷十三

藝文

詩

題倪氏貞節祠 國朝 董紹美 知州

海澨維風化閨門屬更難髻齡諳節義白首歷饑  
寒不解伉儷樂且無菽水歡貞哉松栢志千載不  
凋殘

天涯亭 董紹美

天涯亭子月城東南望茫茫大海通濁浪排空搖  
島嶼青山漾影入簾櫳雲依三石隨春綠風挽分  
茅剖日紅萬里鄉關歸未得循良深自愧當躬

其二 董紹美

斗大山城一覽收人烟寥廓鳥啾啾鐘聲遠度鴻  
飛渚海氣朝吞雉堞樓貞女墓存高嶺上名賢祠



對大江頭公餘贏得亭中憩惟見漁船下釣鈎

鴻飛亭

董紹美

賓鴻何事到天涯竟過衡陽百萬家縱目欲觀山海盡高飛不畏嶺雲遮翺翔霜翮驚羣鳥嘹唳寒聲動暮鴉遺跡徒存亭已廢平沙滿日夕陽斜

奉和刺史董公天涯亭

二首

梁士鵬

州訓導

刺史

指宋陶公

當年構畫桴歸心幾度此躊躇

陶公詩有歸心

隨暮潮句

前行路盡真天末獨出形孤更地隅風月五

湖疑登澤烟波三石即蓬壺南人不覺南方遠翻

喜登臨酒屢沾

城擁丹霞氣象佳陶公比今董公重見宦天涯刊碑便

欽州志

卷十二

藝文

七

是寒山石書榜還同蕭字齋

董公重修樹碑更書其額

流峙儘

供窮遠目空虛全任放竒懷茂宏幸不卑班末美

日新亭肯與偕

晉渡江諸賢每美日於新亭宴飲

銅馬篇示馮魚山

國朝

翁方綱

廣東學政

我來嶺西訪銅柱懷古一賦銅馬篇摩挲銅鼓况

已屢有若手量銅馬然憶昔伏波下交趾駱越鼓

正鳴闐闐聞聲豈獨思將帥攬轡萬里秋風前平

生閱馬千萬匹老眼默識形神全想像驂騑立突

兀班駁霞雪生雲烟隊裡嘶聞或風雨意中蹄濶

無山川遂空萬古凡馬相一借三尺銅精傳詔書

特置宣德殿大僕黃門幾曾見夜半房星忽下流



銅龍掠影如飛電誰識來從鳶跼鄉却教作式龍  
樓院武皇舊立金馬門渥注天馬如雲屯當時枉  
費征西使似爾真空冀北羣須信驪黃牝牡外別  
有個儻權奇傳買骨誰能默揣度按圖更要勤求  
索定視蹄高鬣尾垂不在錦轡黃金絡天機一片  
鑄爾成爲爾暑寒燥濕無變更就我模範騰光晶  
世間豈少九方皋與東門京肯使騏驎地上行

銅柱

翁方綱

分茅嶺以茅分嶺此柱傳聞及嶺半百餘年前有  
人到丈餘偶自崗民看重立誰識開元時况乃由  
唐更溯漢冥冥扶桑海播緝守柱人家幾經換銘

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美

詞新息定威稜腰臘西屠空薦盥石蓮臺護李臯  
文楚銅但記辰溪畔

天涯亭

翁方綱

廉州既稱海之角欽州旋說天之涯天之有涯說  
本誕肝膽楚越非一家欽江瀾茫接交趾南交久  
宅於中華建標雖聞伏波柱指南底用仙人車誰  
歟作亭矜絕徼竟似曠阻甘幽遐至今亭旁作講  
舍士亦藉口道里賒不如筵之作塔材塔基正在  
江東斜百尺岩亭矗空起一城秀氣相周遮地勢  
人文庶有助山光江景况復嘉一笑塔材吾既辦

原注謂馮  
生敏昌也

手植梁棟凌雲霞



白垺穹嶺度九曲嶺

國朝韓 對高廉 封道

垺穹何巉絕披榛入雲霧漸臨最上頭俯視若無  
路偏側下峻坂我僕痛且怖何年鑿洪荒蟠屈又  
九度乾坤眩旋轉陰陽莽迴互溟渤動我前高浪  
駕天怒蜿蜒白龍尾海一線裊欲赴隱見樓櫓翔  
閃摩旌竿樹蛟龍自迴避鯨鯢行收捕嶺上望見 巡海舟師  
恩波况浩蕩窮髮來疏附無私雨露濡有備疆圉  
固守茲天塹險陋彼長城戍沉吟意未足慘澹日  
已暮嶺頭餘暉落嶺脚行多露

鴻亭點翠

八首選一

國朝 盧數武 學正

鴻飛何處影冥冥物換星移代幾經水月無人修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七

廢閣蓬蒿有客弔荒亭沿溪荇藻無邊綠繞郭松  
篁不斷青蘋白蓼紅相點綴雁來時節滿沙汀

重修貞女倪氏墓

并序

國朝 劉世馨 訓導

明貞女倪氏墓故在望州嶺百餘年完好弗壞  
乾隆初夜輒有光盜發之雷旋擊盜而墓亦從  
此廢矣村民以其碑為溝橋嘉慶八年春余來  
欽尋其墓陷成水窪惻然傷之因捐廉修治並  
贖碑重立墓上工竣躬身致奠敬誌以詩

慘慘髮覆額忽折鴛鴦翼鴛鴦未相見哀鳴守巢  
側死者長已矣為夫養姑嫜貧苦居蓬茅縱績秋  
夜長只聞孤鳥啼比鄰那識面七十如一日至死



心不變埋骨荒山阿綸章遠褒美泉壤生輝光貞  
名照青史碧血化青燐中宵出深隧么麼彼何人  
錯認金銀氣地劫數莫逃墓碣鋤蓬蒿轟然擊雷  
斧誰謂蒼天高瘴雨黯荒墳斷橋青草路殘碑今  
復立巋然望州墓青青原上松皎皎松陰月松月  
滿秋光重照墓門石

欽州渡海

夏鎮奎

大海涵元氣朝宗日夜流星河從下辨天地自空  
浮日擁扶桑曉波連碧漢秋飄零猶有客萬里泛  
虛舟

文峯卓筆

八景

馮紹齡

貢生  
州人

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五嶺分來第一峯城南高倚萬山宗欲揮星斗題  
三策直掃雲烟對九重花吐春深香入夢風生秋  
近草遊龍天涯莫道無奇蹟姜甯嘗書諫幾封

玉井流香

馮紹齡

石穴中涵漾太清源頭活潑澹湖平天開一壑流  
雲影地關千家汲月明寒浸冰壺秋水徹香飄玉  
液醴泉盈芳名不與滄桑變好鑑鬚眉咏濯纓

鴻亭點翠

馮紹齡

鴻飛江畔古亭開亭上江鴻望幾回鴻蹟雲迷歸  
路渺江聲風引入鐘來禪堂深處聞經語夕照疎  
林對酒杯點翠不知何處是芳洲惟見有蒿萊



龍逕還珠

馮紹齡

潮宗浩蕩百川迴鎖鑰重關一釣臺帆掛半空隨  
日上風經萬里送潮來桃花浪煖魚龍躍明月秋  
高蚌蛤開海不揚波逢盛代去珠喜見孟嘗圃  
靈潭沛雨

馮紹齡

古樹幽巖傍水濱潭中靈物久容身在淵不覺春  
秋老得志翻爲雨露新五采雲從興碧漢一聲雷  
動起平津精誠試向桑林禱頃刻來蘇萬彙春  
元嶽凌雲

馮紹齡

彷彿清涼出五臺參差樓閣畫圖開雲籠古寺烟  
全鎖濤捲長松雨乍來野磬僧歸敲落日空庭月

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七

冷浸蒼苔登臨不到凌雲處那識相如作賦才

一江橫帶

馮紹齡

一曲長河浸碧天往來潮汐自悠然桃花燦爛明  
珠吐秋色光涵白玉懸擊楫有人懷祖迹乘槎無  
路問張騫汪汪千頃橫襟帶須用爲舟濟巨川

三石吐竒

馮紹齡

神鞭驅出老龍蟠鼎峙江心秋色寒潮滿乍開明  
月峽台光常映水晶盤商翁對酒聯詩句嚴子垂  
綸把釣竿萬古中流爲砥柱獨從天外挽狂瀾

天涯亭

馮紹齡

路到天涯遠亭從嶺外開山雲連地起江月帶潮



來銅柱分茅出明珠合浦回登臨懷古蹟誰是勒

銘才

樓船

吳邦琦州人

漢將創樓船如山屹海邊長城寧設險天塹自迴旋旌閃蛟龍避帆開星斗懸至今橫海上萬里靖

鯨烟

分茅嶺銅柱行

吳邦瑗貢生州人

南交西際渺何許迷罔冥濛飛瘴雨夔夏之限鬱嵯峨嶺曰分茅卓銅柱遙摩星日擎南天永奠岡陵鞏王土我聞伏波漢將軍銅馬有帝識真主人蜀公孫笑井蛙攻囂山谷成米聚蠢茲小醜敢鳴

張徵側徵貳兩蠻姥浪泊一戰海嶠平九真林邑截其所申明約束駱越和何以表識懾聳警爾時郡縣稅供金加以尙獠輸銅鼓爰開鑪冶鑄金標預赦隴茅歸部伍駐役鬼神執赭鞭改柯易葉盈岐路北茅北向南茅南中外區分同夾輔鎔精鍊質銅柱成雕琢非斤亦非斧呼吸陰陽變化生自躍瑤池升元圃山中木客吟啼聲幽壑蛟龍敢起舞自是諸番測海來萬邦爲憲誦吉甫君不見孝武平粵郡珠崖金莖十丈承仙露又不見膠東高密盡圖形雲臺安在愁雀鼠竊憐馬總希範徒紛紜建立紹乃祖妄自尊大曾所嗤小子碌碌何足



數莫疑薏苡是金珠分茅與上銅柱兮長千古

銅鼓

在學宮相傳諸葛亮所遺

李嗣芳

貢生州人

何殊金奏出宮懸想見隆中定蜀年兩漢山河原

不改八蠻風教一聲宣奎文九曲丹書現銀甕三

朝碧鏤鮮從此欽江鐘鼓振鴻亭飛躍有魚鳶

魚龍燈

陳誥建復學官元夕時置於堂上雅集觀玩

李嗣芳

宮門翹首是龍門龍躍天門宇宙春黃道一開雲

已去赤雷初起鯉駢臻風生珠樹搖金鬣火灼銀

花射玉鱗瑤海月明今正滿舉杯同樂太平人

登欽州城

李元昇

貢生州人

百雉城高接大荒我來愁思正茫茫江山不改千

欽州志

卷士

藝文

全

年色草木空餘萬古香天盡水連交趾國秋寒橘

老洞庭霜扶筇笑指蓬萊近欲泛螺舟到上方

重登文筆峯

李元昇

憶惜曾遊此於今又十年筆還擎北極峯却鎮南

天滄海龍門外斜陽蟹簞邊登臨發長嘯氣欲吸

千川

元嶽凌雲

八首選一

李元昇

凌雲傑閣出塵埃水色山光入望開佛殿虛無飛

野馬香烟繚繞駕如來天浮寶閣雲爲室地湧蓮

花玉作臺此日禪房還小憩真同一夢到蓬萊

天涯亭

李元昇



天涯亭子枕西谿路轉山城望欲迷  
遠樹靜含春漠漠寒潮時捲雨  
淒淒愁觀北關連天迥卧看浮  
雲入戶低回首江關倍惆悵  
那堪重聽鷓鴣啼

龍門

馮敏昌

驚浪到龍門連山大海吞樓船  
撐日裂火器迸天昏已見南交  
宅真同砥柱尊鯨鯢還可憾  
形勝數東蕃

登欽州城東樓

馮敏昌

欽江秋色淨無烟直下東城赴海壖  
城擁三峯橫向日樓峩一柱上  
擎天河山騁望思前度生聚於  
今又百年姜甯遺風還不遠與  
誰懷古賦新篇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全

海門觀海十六韻

馮敏昌

昔聖懷浮海悲傷道不容今吾旋微邑橫覽豁心  
膺鼓柁濤瀾駭連天霧靄封猶尋乾體塔已失冠  
頭峯壯馬辭銜楸弼弦激箭鋒帆行驚九地竿出  
逼高春日月浮層關風雲般鬪鐘嗟峨沒蓬島變  
化見神龍霖雨千年會乾坤一氣濃鯨鵬空戛擊  
儵忽共奔衝絕境惟窮髮沿疆息暮烽樓船高壓  
界銅柱遠銘庸遷徙來前詰文章識正宗峩眉青  
眼在瓊管素波重宇宙還高視英雄或繼蹤惟餘  
觀水意從此更難逢

龍門鎮懷古

郭壯圻拔貢  
州人



南奔海外任縱橫豪傑於今氣未平  
救亂有人安大寨磨刀何地認  
行營關山四鎖龍門鎮劍戟千  
羣虎帳兵欲覓精魂遺恨處  
將軍石底暮潮鳴  
渡龍門海

郭壯圻

扁舟一葉凌空碧指點文峯隔翠陰  
海上波光圓似鏡天邊塔影小於針  
迎人腥氣風條緊礙日烏雲  
雨色深最喜晚潮孤掉穩  
片帆飛過碧波心

龍門觀海

郭壯圻

烏雷虎踞大洋東指點紅沙縹渺中  
龍尾遙蟠關鑰壯牙山近插地輿  
雄嶺排雲陣雙門峙潮湧天  
闔一線通小醜跳梁成底事  
只須羽扇一揮空

欽州志

卷三

藝文

全

龍門觀海

勞

安

貢生  
州人

虎踞龍盤大海中潮來到處海門通  
河山帶礪秦關險城塹金湯楚甸  
雄萬派爭潮分上下百川無障  
任西東居然天造非人力疏鑿寧  
煩大禹功

曉度龍門

馮士偉

拔貢  
州人

故鄉三十載纔得度龍門  
帆駛山疑走天低浪欲吞  
微風吹淡月遙郭上晴曦  
幸得鯨烟淨憑安旅客魂



賦

白雲照春海賦

以碧鮮空鏡  
春海為韻

姜公輔

唐平章

白雲溶溶搖曳乎春海之中紛紛層漢皎潔長空  
細影參差匪微明於日域輕文燐亂分烟晃於仙  
宮始而乾門闢陽光積乃縹緲以從龍遂輕盈而  
拂石出窮巒以高翥跨橫海而遠摠故海映雲而  
自春雲照海而生白或杲杲以積素或沉沉以凝  
碧圓虛乍啓均瑞色而周流蜃氣初收與清光而  
激射雲信無心而舒卷海寧有志於潮汐彼則澄  
源紀地此乃泛跡流天影觸浪以時動形隨風而  
屢遷入洪波而並曜對綠水而相鮮時維孤嶼水

欽州志

卷士

藝文

六

朗長汀雲淨辨宮闕於三山總妍華於一鏡臨瓊  
樹而昭晰覆瑤臺而紫映鳥頰頰以追飛魚從容  
以涵泳莫不各得其適咸悅乎性登夫爽塏望茲  
雲海雲則連錦霞以離披海則蓄玫瑰之翠彩色  
莫尚乎潔白歲何芳於首春惟春色也嘉夫藻麗  
惟白雲也賞以清貞可臨流於是日縱觀美於斯  
辰彼美之子顧曰無倫揚桂楫棹青蘋心遙遙於  
極浦望遠遠乎通津雲兮片玉之人

伏波銅柱賦

以題  
為韻

國朝

吳錫麒

祭酒

高插天關潛分地軸以定中原以威南服聳雙柱  
以虹申懾羣蠻而蛾伏千年故蹟迢迢駘越之鄉



幾處人家落落馬流之俗念金甲班師之日慷慨  
而盟聽銀簪叩鼓之聲摩挲而讀方其阻鳥道阨  
鯨波絕浪泊抗邱皤女子維蛇而維虺三軍爲鸛  
而爲鵝帳外烟雲聚米之山川無數眼前潦霧跼  
鳶之風景如何既乃全吞渤澥生斫蛟鼉漢將如  
飛尅日而馳露布南人不反醜酒而唱饒歌歡呼  
君子之營平生志壯指點將軍之樹此處恩多用  
以表天朝之絕界而特建乎銅柱之嵯峨則見樓  
烟采涌脫鞞霞融融炎炎焱焱回回熊熊卓筆之峯  
千尺倚天之劍半空羲輪返景以頽北娥魄飛華  
而耀東雲皆捧柱風不磨銅百粵同瞻識中華之

氣紫九霄迥立連北斗之光紅高與熊耳山齊豈  
徒積甲有封狼居胥意於此掛弓足以勝函谷丸  
泥之策足以掩雲臺列宿之功負出鼇身顯功名  
兮此地迎來馬首看矍鑠哉是翁遂令赤脚黎丁  
椎頭尚戶雜沓佇貽盤桓奎躡奉之以鸚鵡之螺  
進之以檳榔之脯依漢如天呼使爲父於是誓眾  
合羣刑牲擊鼓指勃末爲大神以鞞隈爲盟府文  
非詛楚願永靖乎干戈書豈嚇蠻慎自安其版宇  
毋效貳負之尸毋蹈刑天之舞毋狼喙之自觸乎  
威弧毋螳臂之輕骨乎蕭斧龍祠之闕幕無焚休  
屠之金人不取但負斯言有如此柱爰乃定輿圖



通驛路設郡縣課租賦喜成功於一將骨未多枯  
笑聚鐵於九州錯何煩鑄美斯兀兀之觀實致喁  
喁之慕例之銅式神光通金馬之門比以銅船陰  
兩截朱鳶之浦然而水積水而更新時閱時而非  
故蒼可變而成珠鷁欲化而爲鷺金石一編滄桑  
幾度瘁指病馬蒼花舊日之銘角礪研牛木葉前  
朝之成而請過參林者能不慨想乎如畫之儀容  
爲之流連而作賦

